

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餘姚翁元圻載書

評文

汪彥章

全云龍溪汪氏藻

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

稍與經分

元圻案汪藻字彥章鄱陽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

四庫全書著錄三十三卷其爲鮑吏部欽止集序曰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况陵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

離騷曰閨中旣以邈邈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

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敬

望其君

離騷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又禹湯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不敢謂之不明

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

之意全云左氏猶附經以為文離騷則孤行矣二者不當例論○元圻案全氏此注似當在上條之下三箋本誤入于此

夾漈通志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

離騷滋蘭樹蕙余既滋蘭之九畹今又樹蕙之百畝招魂轉蕙汜蘭光風轉蕙記崇

些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開按蘭蕙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

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元圻案通志草木略曰蘭即蕙蕙即蘭

陵香楚辭云滋蘭九畹植蕙百畝互言也古方謂之蕉草近方謂之零陵香

神農本草經謂之蘭離騷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廣雅云蕙草綠葉紫

花蓋二草本相似黃山谷書幽芳亭曰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

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吳仁傑蘭草木疏

曰山谷謂蘭蕙叢出蔣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花一

江離史記

司馬相如列傳

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

椒輟則遠矣然則蘭蕙蓋略相似但以著花多少為別耳陸佃埤雅羅願

爾雅翼張洪雲谷雜記俱從山谷之說

似亂髮廣志爲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

白華又不同

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本草經曰藥蕪一名江離卽芎藭苗也

藥對以爲藥蕪

一名江離

原注芎藭葉本江離藥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

之者然非藥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江離也集證唐志張勃吳地記一卷郭義恭廣志二卷徐之才雷公藥對二卷元圻案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曰江離與薜芷王逸注江離香草名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絳以藥蕪乃二物也本草藥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藥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顏師古注引郭璞云江離似水萍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案說文江離藥蕪也郭璞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藥蕪也三者異名而同實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藥本蛇牀之與藥蕪亦以芎藭與藥蕪並稱相如賦又云芎藭昌蒲江離藥蕪泥此則芎藭藥蕪亦不得爲一物矣爾雅釋草蘼薺藥蕪邵氏爾雅正義曰藥蕪一名蘼薺史記索隱引樊光云藥本一名藥蕪根名蘼薺案藥蕪非藥本也索隱又引藥對云藥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離騷云江離與薜芷今江離爲芎藭之苗則亦非藥蕪也本草云芎藭生山谷藥蕪一名蘼蕪生川澤自分二種今以大葉者爲芎藭小葉者爲藥蕪管子地員篇云五沃之土生蘼蕪是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

九章

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

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全云屈子豈肯以楚爲夷曰南

夷者指放逐之地言之也蓋近於苗疆矣故曰夷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障之

九章

壅蔽之患也元

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

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悲同

偏聽之害也德宗以

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元圻案通鑑漢紀元帝初元二年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

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卽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奏望之湛更生朋黨又唐紀德宗貞元十年裴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陸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一年貶贄爲中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及陸贄等坐貶上嘗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漢元帝優游不斷故易於登蔽唐德宗猜忌故易於偏聽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

原注淮南子原道訓作蜩螗七

略蜩子名淵楚人

唐人避諱

唐高祖名淵

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

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

賦注

集證漢藝文志攷蜩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二篇文選枚乘七發便蜩螗何之倫注云

淮南子雖有鉤鉞芳餌加以詹何蜩螗之數猶不能與問答爭得也應璩與從弟書又作便蠓○元圻案文選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術著

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名山能致風雨古文苑一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

夫元淵天下之善釣者也欲王親焉文選琴賦注兩引宋玉對問於揚白雪句則作陽春白雪於紹濩陽句則作陵陽白雪李善自云集所載與文選

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韓元吉古文苑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

所未取而間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補注

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

陶云此條已見左氏

全云慶善名興祖

藝文類聚鑒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
遠知驥世僞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母不
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

案句下有貌足傾城言以亂國八字應補入

此乃蘭形棘

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
非人之爲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誠子曰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
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

遵句下有無謂冥漢人不汝問八字應補入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

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誠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

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誠子曰

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

動羊祜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

談無聽毀譽之語孫氏星衍曰案晉書本傳祜無子兄發長子倫大體次伊次篇常題誠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

耳字徐勉與子山松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

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

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

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

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

其欲

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同類聚作王祭著未知孰是

凡此皆可為治心齊

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

馬誠兄子書王昶誠子書俱載後漢書三國志本傳

張茂

先之詩崔子玉之銘

張華勵志詩崔瑗坐右銘皆載文選

見於史傳文選

者不復紀

元圻案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勅撰鑒誠類又載吳陸景誠蓋曰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

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亦名言也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

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

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又云子雲沈寂其如清淨符

命之謠何○元圻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入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雖自血氣氣以質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義節

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

荆州名 謂督勲勞注引說文 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

友之心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 不引曲禮執友稱其

仁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

也○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籠頭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繁析淵洽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瓊赤玉也說文 雪賦謝惠連作 林挺瓊樹注以為誤閩按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

玉名皆不與說文同○元圻案廣雅十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 注謂五臣注善注引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

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

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鉤伍

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

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開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

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脩政作畫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令成名寬剋州人○元圻案新唐書曹王皋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圖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朱子原本韓文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今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

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蔡隱云什中推擇二人文

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爲椎

元圻案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爲推宋次道云推者

椎也避高宗諱而用推耳呂縉叔云推者椎也獨髻爲椎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爲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懸結字注讀爲椎髻故唐令以椎爲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爲兵卽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爲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集證按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云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十人之長推什長已上則

啓史証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 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顧刑禍其論甚正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得夫子作春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真畏人禍天刑者柳子之不肯爲師乃有激而然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

何云舊細考文中歲在辛卯句

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北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案記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明將之翹注云子厚從兄名寬字存諒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於郡藩卽謂此也又見於獨孤及

集

文苑英華亦作獨孤及 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言

其官于粵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獨孤及昆陵集 百官請復尊二十卷提要云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

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

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五爲百官請復尊

號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本卷通作常袞按唐憲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卽此六表是也是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諸貞元五年方十七歲八年始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原注冕大貢京師其誤可知歷四年

八年子厚始生○案宋淳熙中臨江韓醇柳集記後曰代令公舉裴是狀時柳州未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

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

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文苑英華辨證五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

作第二表晏元獻柳集第二表據文苑遇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別自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代裴行立

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通鑑唐紀憲宗元和十五年閏

正月穆宗即位二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子厚已前一年卒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

吉甫郴州謝上表也文苑英華辨證五按新史李吉甫傳改柳移饒舊史乃以柳爲柳是致柳集誤收况宗元

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說今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上說攷其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爲吉甫何疑宋沈作詰寓簡云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稱子厚在襄陽相爾子按元和八年頗以罪貶爲恩王傳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頗之上表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陽久矣

士章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

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

之文冒柳州之名者

陸放翁跋柳州集曰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且衰

類於此子京此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最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然非特外集也

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

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

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何云八愚詩至

南宋時石刻亦亡○元圻案劉夢得答柳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云云余吟而釋之類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踔蹀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繫柄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若而腴信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教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沈作誥曰柳集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禹錫至文宗太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卒十七年矣又有上大理崔鄭啓等亦應俗凡陋非子厚文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稹也艾軒

策問以為元次山

案今本艾軒集無此策問

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

未嘗為饒州

全云次山是杜公同時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高作候仙亭有

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作此亭是稹為河南人又嘗領餘杭郡

平淮西雅其佐多賢山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

賢矣

問按說苑卷四賢類篇○元圻案召類篇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饒娥碑按魏仲兕

原注大歷間樂平令

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

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元圻案仲兕或作仲犀其饒娥碣云彼饒

者朝沒於長江幼女號慟激於穹蒼匪類伊蛟爰構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晦雲龍騰搏邦人大恐水物殄瘁魚鱉蛟螭付無噍類滅以湯瀾償於江祀所貴者男所賤者女縱禁殺身黃香猛虎占有其儒今得其侶柳碑云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唐書列女傳云娥字瓊真父勣娥死時年十四又云縣

令魏仲兒碣其墓建中初點砂使鄭叔則表旌其闕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游黃溪記

記云溪拒平
州治七十里

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

南子桑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何云游黃溪記乃柳文之
未能自成家者胡云奇作

○元圻案柳子厚游黃溪記曰北之晉西適荆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
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皆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湘之源南
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史記
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曰渾沌無端誰
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饑謂惡
之禍跖死何肥何閻閻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
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遼鬼神之形幽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莊子
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懷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
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勦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孰號吸是孰居無事而拔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四庫
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
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軀得愈之醇湜得愈之
奇崛

王參元書

參元家失火子厚作書賀之

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

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

代王茂元遺表

案舊唐書王茂元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云與季

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

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元坊案王仲元誌今

樊南文集已佚而參元之名再見于李賀小傳云所與遊者王參元唐書王栖曜傳栖曜濮州濮陽人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鄭坊節度使子茂元附傳而不及參元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

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

原注祭酒即文公也

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元坊案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裁經綴史補之如流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何萌之鋒山是面銳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長安人李賀送

沈亞之詩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則似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官南康尉
公武曰沈亞之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開本山子何云浚稽山毛

穎傳諱文本於此元圻案宋袁淑俳諧集封驢廬山公九錫文曰爾有

加爾使衡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官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又雞九錫文曰咨爾浚稽山子天姿英茂秉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後稽山為君湯沐邑宋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為禽獸九錫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海龍為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

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全云此亦如文昌之

自謂韓張並稱也○元圻案劉夢得祭韓昌黎文曰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刺盾卒莫能困時惟子厚與言其問贊詞愉愉固非顏頤磅礴上下兼農以還食於有極服之無言昌黎謂張籍詩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晁氏讀書志別集類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禹錫中山人貞元元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早與柳宗元為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為詩友號劉白雖詩文稍不及然能抗

衡一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

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嚴廊歐陽公

薛簡

肅公文集序

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

方樸山云此語

未確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開安陸儼山謂先有陸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言○元圻案

舊唐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謁深知之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案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詰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周霍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厚重少文漢書讚霍光不學無術漢書枚乘傳孽子臯字少孫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爲郎爲文疾受詔卽成史記鄭陽陽陽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主之徒交莊忌卽嚴忌也避諱收莊之字曰嚴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序序之美惜哉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原道訓云禹

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桓制篇云簪

墮不掇冠挂不顧集證玉海三十一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之陰魏鄭公撰字幾沒然殘缺僅可讀○元圻

案吳越春秋亦云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汭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緝與地廣記十三陝縣有禹貢底柱山山有三門河所經唐太宗勒銘於此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大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

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見藝文類聚鑒誠類斯言非也文

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

乎全云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元圻案梁書簡文帝紀太宗簡文皇帝諱綱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太清三年五月即位史臣曰太宗天

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中說事君篇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

又大同哀辭

序曰大同字仁洽予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客有謂予

曰陳蕃所憩之

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

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

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

歲數

集證按仲舉事今本搜神記無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搜神記陳仲舉微時嘗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扣門者須臾門裏有言客堂

下不可進口當從後門往有頃還問者問之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

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

有置鑿於梁上其末出奴以爲木自下鉤之鑿墮陷而死三國志華歆傳

注引列異傳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

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佳乃前向歆拜相將入

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

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元圻案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九載

大同哀辭云陳蕃所憩之家久傳紀錄之歲云云今作久記元錄之歲蓋從

庚信

二月三日

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

集文選甘泉賦登鳳凰而翳華

芝注服虔曰華芝華蓋也

楊柳共春旗一色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戴青旂

王勃做其語

江左卑弱之風也

元圻案王勃騰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邵氏問見後錄十五王勃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為類俳宋陳善捫蝨新語曰子安語句調雄傑比舊為勝及觀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云浮雲共嶺松張

蓋明月與巖桂分敷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梁簡文帝南郊頌序云朝葉與密露齊鮮晚花與薰風俱落蓋做齊王儉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調而予山又做之也周書庾信傳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東海徐擒子陵及信並為抄選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王勃字子安有子安集十六卷四庫全書著錄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

意南豐說非異

開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

師其辭

元圻案唐書岑文本傳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善

文辭多所綜貫貞觀元年除秘書郎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遷罷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俱載文選岑文本擬劇秦美新載欽定全唐文一百五十卷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

案此晏元獻答

范梈密書話

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

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

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

閱按主司爲張泌○註已見前小學

其精

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

經而選學廢矣

閱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

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抄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何云文選不足名學不如熟精詩正義也荆公本不陋末流之失耳○元圻

案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向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騶使月必稱望舒山必稱消暉至慶歷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熙寧八年頒王安石三經新

義於學官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川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退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爲卑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元圻案元結惡圓曰元子家有乳母

爲鬪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卑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 范仲淹靈烏賦序曰梅君聖俞作是賦會不我歸而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葉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識切呂中公坐貶饒州梅聖俞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爲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 北齊書元景安傳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疎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曰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次山之言不愧其宗人矣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別集類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所著元子十卷文編十卷猗玗子一卷今皆不傳此本蓋後人綴拾也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譏讒人負魑曲盡小人之情狀

螭魅之夏鼎也

元圻案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著樊南甲乙集玉谿生詩集事跡具唐書藝文傳此

三賦今樊南文集不載 漁樵閒話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滑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爲佞魑焉佞魑之狀頌佩水涯于賈風輪其能以鳥爲鵠以鼠爲虎以虫尤爲誠臣以其工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熊爲善誦節義於寒泥贊詔受於模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譏讒焉譏讒之狀能使親爲疎同爲殊使父喻其子妻美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刻乃刻又持一物太如長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諂媚僞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獲而官臣爲貪魅

為貪魅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索通臂衆手常居於舍亦居於囊
類鉤骨箕環聯琅瑤或時敗累因於牢狴拳情履校藁棘死灰僥倖得釋他
日復為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

閩本脫此四字

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

榮啓期健於衛叔寶

閩按出醉吟先生傳

達人之言也

元圻案唐書白居易

傳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邳以刑部尚書致仕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賜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德之務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為樂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為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家語所載略同晉書衛瓘傳瓘孫玠字叔寶好言元理其後體病多羸母恒禁其語樂天浩歌行頗同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亦此意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

權口篇

可以食不可以言

元圻案劉禹錫口兵誠曰我誠於口惟心之門無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健以忍為閑可以

多食勿以多言

文選

沈休文

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

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

非也

元圻案安陸王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李善注周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懷號李虎發而石開養謂養由基也古人用事隱奧難以猝解秋儲未必定是二人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

吾易

元圻案晁公武曰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陳后山曰黃晁秦則長公客也張文潛則少公客也葉石林作張文潛柯山集序曰文潛與少遊同學於蘇子瞻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為難云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肇仲氏任呂太史

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

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

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

綬懷之未煖

開按今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都何云此都字乃傳寫之誤樹為木則宋人避諱也○元圻案王荆公潭州新

學詩曰有嘉新學潭州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呂成公重修釣臺記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上可坐十八名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明道二年范文正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顏氏若是可乎柳子厚愚溪詩序曰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水經注入引因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漿以棘名邦司馬溫公於嘉祐六年奏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其保業曰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懷憂未煖處官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元次山出規見唐文粹四十其三辭曰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

名之儼赴定州

序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

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

諫元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梟梟

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元圻案張文潛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曰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雖跬步強敵而

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桑鵠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謂以大馬呼亦過矣。呂向字子回注文選五臣之一也唐書入文藝傳本傳作弗曰仁獸此從唐文粹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

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

此賦宋文鑑以之

謂靈基經也異苑

云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

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元明案劉敬叔異苑五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

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時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着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傳於世云唐李遠靈基經序曰靈基經者不知其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者朔之術用此書也或云黃石公以此書授張子房又有客述淮南神祕之書亦此書也蓋好事者倚聲借價以成其術其書以十二基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即考書批詞盡得其理意者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三才之象也十二基子皆有文其辭猶周易之辭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靈基經二卷舊本題東方朔撰或又以爲張良本黃石公所授朔傳其術或又謂淮南王劉安所撰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惟考隋志卽有十二靈基卜經一卷

而商史所載客從前來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盤玉盃之語實爲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來亦已古矣卦凡一百二十有四合以純陰錮卦十二其皆覆者爲混沌未明而不在此數晁公武讀書志僅載一百二十餘殆不及檢而偶遺之也 晁無咎名補之鉅野人著錄助集

荆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

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

案憲宗之女下嫁於杜棕

不識刺史廳

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

子厚文荆公爲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

事

何云事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下云聞人傳焉以美之聞人卽指杜與柳也有不知爲用事耶○元圻案杜牧之柳子厚文注見卷五二十九頁

王介甫外祖母墓表曰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曰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屏廳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

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

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元所案楊次公無爲集第八卷大樂十二均圖

序口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爲用聲協本均則其樂調聲非木均則其樂悖非獨雅樂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惟工師之明於聲者則能知之工師能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儒者之事也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爲宮者倣此又曰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既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一章附于篇按圖考聲下可以辨工師之能否窮本知變上足以贊聖明之述作云爾今老蘇集無此文宋元憲集第三十卷說曰里有織婦喟然而讓于蠶曰余女工也世受蠶事以蕃天財今天下文績被牆屋余卒歲無褐緹帛嬰犬馬余終身恤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上世褰皮食肉未知爲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禦雪霜風雨之具也自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毳因帛以易韋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薦成服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以下雲錦霧縠之巧歲變霜紵冰綃之名日出倡人華妾被后飾而納閑中者以千計樂民大賈僭君服以游天下者非百數一室御績而千屋垂緡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績雖使蠶被于野繭盈于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陳同甫龍川集卷十四三先生論事錄序曰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非求于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

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學而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書錄解題別集類無為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禮部舊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為郎 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倘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邱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

矣慈湖

湯簡

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全云引宗卿語見場屋之文不

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為詞章之學無所得是兩層○元圻案書錄解題邱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樞密江陰邱密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慈湖遺書家記九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夫言惟其當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元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景德

真宗七年甲辰改元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始之後

原注太宗脩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元圻案王明

清揮塵錄朱希真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宜恕言太宗盡收用之真之館閣使脩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廣其卷帙厚其廩祿以役其心云云道太平御覽而首冊府元龜亦誤也惟宋敏求春明

退朝錄云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總類故事曰覽三卷賜名曰太平御覽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爲得其寶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

僕助號

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

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

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騁不失古人之法度蓋

用

班序

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

兩都比也

何云此直蹈襲脫璽爾仲友文止此何得高自標置

全云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也

澹菴

胡忠簡公銓

云韓安國不能凡賦

何云韓安國作凡賦不成鄒陽代作事見西京雜記

罰

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

以盡豪傑之士

集證桑世昌蘭亭考脩撰之會人各賦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下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鄒曇王豐

之而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琨下迪印邱髦王獻之而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元圻案西京雜記四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

韓安國作凡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窺旁生附枝王爾公翰之徒荷斧斤接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勢齊貢金斧楚入良工通成新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惡之聖德日踴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

君子之論

揚雄度越諸子論

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

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

何云壯語○案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孝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

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大有為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為俗本所節削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此龍川

閻按龍川陳亮號

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

愧

全云同甫一月四朝之語則可恥矣○元圻案陳亮字同甫光宗時亮對策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察辭觀色因此而得彼亦既得其機

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迭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授詹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而卒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

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

誤也程易田云按史記樂毅列傳裴駢集解引樂毅論自說樂生道燕惠王書起至篇末止與今所傳王有軍書不同者數十字多十九字少

十字易十二字集古錄或指謂此而偶然為記之也然兩本相較王優裴劣如機合乎道作知機合道以終始作以禮終始極道之量道下增德字干燕

一遇下增夫于載一遇之世苟得作苟利不謀作不謀牧民作牧民顧飢作顧飢願釋作儀釋之施作施之任窮作仕窮通者作勇者賢者作賢智攻取

上附則字之問作之下因國作四海濟弱作濟弱孰優孰劣讀者能辨之至通篇虛字增所不必增刪所不可刪文章生死之道全係於此○元圻案文

章正宗真德秀撰注見卷六第廿九頁

誠齋

楊文粹公萬里

為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

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

閉眼諸胡母大張素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顯政

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元圻案陳振孫曰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常淳熙末為大蓬論思陵配饗不合

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問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著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今本誠齋集不載章燾墓銘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當變始不指新法也

全云其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

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

指徐德占

名禧

論交詩則指呂吉甫

名憲

此孫仲益

名觀

之言也

何云二詩則如孫言

閱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元圻

亦屢變其法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固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曰後世欲行水稅田者往往務譌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兵間詩曰大義鉄絕久未圖小人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為兵間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守那復議吁嗟忍易萬人生冀幸將微一身利論交詩曰德操龐公林下時入門豈復知客主夷吾鮑叔貧賤開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頓使形迹空素定已各肝膽許世間未信亦論交得失秋毫有乖忤司馬溫公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曰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又曰使者爭獻謀畫措歛財產以希恩寵至欲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魏泰東軒筆錄十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梁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頗佑

之既而功不成東都事略徐福傳鴻字德占洪州人為人狂疎而有膽氣
好言兵沈括神謬請城永樂神宗遣禧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
敵以至於敗宋史王安石傳安石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汲引呂惠
和為參知政事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鄒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
李士寧獄以傾安石孫仲益書讀臨川集曰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會子
固等發六藝之蘊於千載絕學之後荆公當國便當引而進之乃擯棄不用
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閒詩則指徐
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伯厚所引蓋此條若與會端
伯書則云秦少游云會于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
下遂以為口實而豐兵閒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
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止論
詩未及文非伯厚所引也閔氏偶未詳考耳書錄解題別集類下鴻慶居
士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晉陵孫覿仲益撰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之漢

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

原注景文謂因撰唐書燕見前
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問按

風俗通義孝文帝時誼與鄧通同位侍中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
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罷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所怨也○元
所案宋景文回鄭資政書曰當伯氏貳政之日明公升楫之辰一心獨行側
身休景未嘗爭先于當路失意于貴人然虺螫不觸而來機牙未蹈而發乃

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衛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謗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

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元圻案張說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

宋公遺愛碑頌序曰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
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總三
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口靡然順風易由隸斯威名之先路
也云云頌曰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
兮公壽考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爆牛雞卜羞我觴於案荔丹與蕉
黃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

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云紙幣之

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元圻案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三古有

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
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效之遂入殿試御
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廌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脩官樓鑄代撰策題其中亦
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初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

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蓋皇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范淳父名祖禹即作唐鑑者所著范大史集中有朝奉郎郭君墓誌曰君諱子臯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甫從諸宗人蜀因家焉暨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元祐二年卒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

陳師道號

得文法於伯夷傳

元圻案黃山谷

與王觀復書曰嘗謂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晁公武曰陳師道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甚少著后山集二十卷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

見唐文粹五十二

獨孤

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

見唐文粹六十六

同一

句法

方樸山云其原出於莊子之尸而祝之社而饗之程易用云史記孔子世家君子能脩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客

管子小問有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圓而方之坐而起之等句而子張問入官篇有優而柔之揆而度之東方朔杜預用之○元圻案莊子語東坡書張乖崖書後用之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官常州刺史當時稱為獨孤常州

文心雕龍論說

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

書有論道經邦

問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尚書未可

以詆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又云書中議對篇即引議事以制全云閻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為偽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集證定宇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經綸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綸鄭氏讀如字荀氏讀為倫姚信釋為經緯字後人始改為綸文心雕龍曰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為倫後人改為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本作經論見釋文○元圻案晁公武子止讀書志別集類文心雕龍晉劉瓛撰余嘗題其後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誠裂杜牧之以龍星為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青昔人譏之今總著書垂世自謂善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觀其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殆過於王杜矣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

者多非之

案此歐陽公五代史凝本傳文

此顏之推所謂詒癡符也

原注

論力

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以為法易曰白賁

无咎

問按舊書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見何云癸辛雜識有論綰之語蓋賈粉聲也集證夢溪筆談曰凝生平著述分為

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齋藏金六集今不載又云香齋集嫁名韓偓今世所傳韓偓香齋集乃疑所為也○元圻案樓攻愧論癡符序曰赤城李公所為詩文名曰論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誇其美謂之論字書以為論街賣也顏之推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為論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詞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相晉高祖漢封魯國公

崔駟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

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

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答人求文章書云擊轅拊缶宋景

文明堂頌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元圻案文選曰十二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夫街談巷說

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李善注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 宋景文上明堂頌序云辭淺義直可使尸曉壤翁轅童皆得誦歌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案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斯既帝秦

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

秦策曰白起攻趙長平北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楚趙懾服功已成矣賜

死於杜郵

垓下禽敵鍾室誅

謂韓信也事見史記本傳

微舟云越子膝行吳

君忽

史記越世家越王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晉宣尸居魏臣怠

閭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何云晉宣于時亦魏臣也韓柳必無此全云馬

越尸居曹爽怠

白公厲劒于西晒

事見左傳哀十六年

李園養士春申易

戰國策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洩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朱英謂春申君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

士之日久矣春申君曰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

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

原注

唐書竊臣傳贊亦然閭按楊升菴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元圻案容齋四筆九作文

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鏗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駑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云云新唐書效之云三宰肅凶化奪辰林甫將

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摧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論倣升篇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論語比考職射慈姐已玉馬徒隨巢子

夏桀德衰岱淵沸句法亦同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

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

閩按宜作當文馬氏校云理文元板作理維

卽止矣

說卽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元圻案杜牧與莊充書曰凡爲文以意爲

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閭閻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文潛詩意似本於此韓非子難勢篇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牧之又從此脫胎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

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

何云彥和乃謂手爲心使之難山谷錯會

也 閩按何屺瞻謂山谷引用劉勰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爲文者言不能足其志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

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

書可以參觀

原注文鑑取此二書○元圻案張文潛答李推官書曰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之前蚶蚌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抑某之所聞所謂詭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詭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

原注

夷門在大梁

用樂毅書文法

元圻案樂毅書云荊邱之植植於汶篁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

物同而用之異

原注出淮南子牡門戶喬杜○案見說林訓

左氏博議用此呂

氏春秋

孟冬紀異用篇

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躋得飴

以開閉取鍵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

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惟載

逸黨許希二詩

元圻案司馬溫公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顏太初字

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尤不尤先生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之得失爲詩調泊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儒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悲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郿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之詩牧亦坐是廢又曰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云云 宋文鑑十六顏太初許希詩序曰針工許希下蔡人天聖中皇躬違裕有內戚達其姓名上召見三進針而疾平賜與不可勝紀謝恩畢西向而拜上詢其故曰臣拜本師扁鵲也上惜其用心不忘本給錢五十萬爲立祠封曰聖應侯或曰人生乎世慎乎習希失其習者也使希不習醫而習儒其遇主之日不忘先師明矣若然則讀書爲儒乘時取富貴高冠長劍昂昂廟堂之上自負自得不

素王之力者許希之罪人也 續通鑑長編一百十七 憲宗天禧五年孔子
四十七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聖祐卒且十年無子遂除襲封彭城顏太初
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指襲封事諷在位者得路反忘先師又致書參政
蔡齊齊言於上景祐二年詔聖祐弟宗愿襲封 儒林公議范諷性疎誕嘗
忤外計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問其俊邁召拜諫官好朋飲高歌
數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甚疾之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之 續通鑑
長編一百十四 仁宗景祐元年三月濟人黎德潤名性剛介廉平嘗知衛真
縣州吏受賄德潤告之坐決勒者十餘人吏因其誣德潤以罪繫獄自益彭
城顏太初賦詩發其冤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賜德潤家錢三萬
見釋集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皆不著錄豈南宋時已佚耶 東都
事略儒學傳顏復字長道先師克公四十八世孫父太初爲東魯名儒當爲
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再後掌南京學以卒

梨齋先生

號

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

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
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
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
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居若

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取也

元圻案此節錄

袁絮齋是亦樓記文也絮齋妻其父質甫先生之墓曰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屋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矣蓋得於庭訓絮齋又有是亦園記

鄧志宏與胡丞公

閩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

書曰熙豐間如

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

陳了翁與蔡長沙

何本載閩云蔡京貶官行至潭州死故曰長沙

之所爭者曰治

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

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元圻案熙寧元豐間溫公與荆公所

爭者新法也東都事略陳瓘傳瓘字餘中崇寧間官右司諫以言事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璫費之日方衷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璫嘗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心腹患續通鑑錄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自金兵退遂遣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爲取南仲所阻事文類聚新集十三載中興繫年錄曰禮部侍郎會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口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

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槍矍然驚其言遂令出守
陳振孫曰胡承公名世將文恭公宿之會孫著明忠獻集六十卷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
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
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

康居用漢書鄧支事也

案漢書陳湯傳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呼
韓耶單于與鄧支單于俱遣子入侍後

鄧支西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
都之殺漢使谷吉等遂西奔康居

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

活

何云以下皆
本溫公考異

北漢鄭琪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

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

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

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

夢也

元圻案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
劉沔遣麟州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達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

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汚自以大軍繼之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
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回鶻於殺
胡山烏介可汗走保黑居于狹胡三省注胡語曰轄戛之北單于突厥又北
黑車子善作車帳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卽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詔
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
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
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居子蓋以李德裕紀聖
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
居用郵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又後周紀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北漢禮部侍郎
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開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
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琪魁岸善飲羅
無量之過一夕腐於穹廬之重堵間與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吳棫漢使
必厚具酒食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
強之遂卒按韋曜孫皓時人韋曜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爲文章而路振
云高祖時人誤也

男忠錫孫

孝濟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詩

陶淵明

飲酒

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

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東坡

書李簡夫詩集後

云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爲贊羅端良

爲記

闕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願一人而已朱文公周益公視爲畏友

作陶令祠堂記見集中○案樓攻媿云端良嘗以陶令祠堂記見寄亦其最得意者

皆發此意蕭統疵其

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

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集證昭明太子

徵綴雅任閒情一賦壯工部遺其詩陶潛逍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
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王右丞偶
然作詩傾倒殫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黃山谷云述酒
一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云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
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
去傳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
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
矣湯東潤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
授張禪使獻王禪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
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詞盡隱語故觀者弗得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
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作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元圻
案羅端良陶令祠堂記曰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
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闕爲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
以來始爲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僞若淵明
生百代之後獨頽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
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卿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爲高情在
駿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遺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
故把菊自足眞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舊有詩云羲農去我久萬世少復眞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常論皆言淳漓朴散窮周
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已審

矣元曹湮有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附集中闕注論者謂南渡後文字云云即曹湮傳文也東坡題文選云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乃讓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黃山谷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云云夫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讓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遺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讓病淵明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
葛魯卿名勝仲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華文閣待制知湖州乞祠卒諡文康宋史入文苑傳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著錄
傳子著名駒蜀仙井監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南渡初知江州宋史入文苑傳著陵陽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

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

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注引吳書曰故南

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元圻案元黃潛筆記曰陶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

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風俗通意禮篇載太原郭子康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師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事而議

其飯婢留錢為傷恩薄禮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廉下引風俗通則以飲水投錢為潁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婢錢為郝子廉事飯作飲豈古本風俗通周兩人耶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

見宋書樂志三

陶淵明歸田園

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全云改巷字句便佳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閒戍更奪蓬

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

原注見韋卓傳

蓬婆山在柘州

原注

見元和郡縣志集證唐書韋卓傳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康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博雞樓攻下洋等三城取鄒山屯焚之元和郡縣志鄒南道中柘州城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按今四川茂州雜谷屬西北有的博嶺龍安府松潘屬唐柘霸等州地東有雪欄山一名雪嶺○元圻案唐書吐蕃傳開元十六年王昱率劍南兵攻安戎頓兵於蒲婆嶺蓋即蓬婆嶺也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

甘澤謠

元圻案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

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漚江湖邊遊烟

水自製二舟一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十蓋步深進土
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
翫其景物興盡而行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云
云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廿澤雅一卷唐東郊撰晁氏讀書志云載詩異
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氏書錄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
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魏州刺史葉
石林避暑錄話云焦遂事跡不見他書偶未考也錢氏養新錄十六范傳
正撰李太白集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康宗之妻同南等八人爲酒
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張熙字典口部吃字下
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辭後則酬答如注射嘗時目爲醉
吃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

原注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鎮

鎮 閩接新傳唐書陝並從山惟通典從石○元圻案王存九域志三陝西
路大都督府陝州陝縣保平軍節度治陝縣陝六鄉石壕乾漆故縣三鎮有
號山峴頭山 嶺山底柱山黃河寨水 歐陽忞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故號
國所謂上陽也石壕鎮本隋縣後魏置唐正觀十四年改爲硤石縣姚崇其
邑人也熙寧六年省爲鎮 通典州郡七陝州周召分陝之所領縣五二曰
硤石縣西南有莘原左傳有神降於莘卽此陝不從石蓋傳刻之異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元圻案杜詩箋曰舊

善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子儀以朔方軍既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汾陽初敗于潞水詰闕請貶降為左僕射已而加司徒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遺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法也洗兵馬則目之曰郭相山谷老杜浣花溪圖引探道欲度義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

房瑄字

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

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掩

也如是

何云作永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全云昌黎山陽之貶由於王韋而并疑漏言之為劉柳見寄三學士詩按子厚雖昧

於知人而附依王韋謂其下石昌黎則未必然也昌黎晚年亦不復致疑矣○元圻案通鑑唐肅宗紀至德元載十月房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至便橋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海斜時瑄依古之軍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入高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少陵悲陳陶詩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源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東坡云陳陶唐書作陳陶源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東坡云陳陶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邇鑑唐順宗紀永

貞元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即皇帝位時顯宗失音不能決事二月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章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八月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永貞貶王伾爲開州司馬王叔文爲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撫州刺史韓晔池州柳宗元邕州劉禹錫連州注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昌黎永貞行云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指斥叔文也狐鳴蜩噪爭鬪賊跳踴相雄媚指其黨也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指劉柳諸人之貶也蔡寬夫詩語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尊善然退之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已俊偏善柳與劉或虛語言洩傳之落克警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否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

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

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

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爲宰輔事

何云王綱四六見陸筆

誤

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休曰二閣老不用

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閤老也

集證唐書楊綰傳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閤老容

肅三輩蔣子禮拜右相王紉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誤也歐陽公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詩云相公黃閣老與國為長城永叔似亦誤用○元圻案杜詩箋云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曰士卿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士駿與君同不嫌也夫未門洞啓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疑是漢末制也綱素雜記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又王登傳云既為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八年八月以王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伏封還敕書李德裕將出中書謂王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名肅伏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勅復稟宰相意耶唐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閤老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

閤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

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元圻案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韓文公為作諱辨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

麗人

長安水邊多

麗人語本此

元圻案王無功名績太原郡人隋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為六合丞歸隱北山東泉自號東皋子唐書人隱

逸傳著東臬子集三卷 三月三日賦曰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
清正是地名爲饌飲展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垂老別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

卽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爲

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

曲江池之杏園也

何云顏魯公帖有土門旣開凶威大蹙語○元圻案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二恆州有井陘縣井

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入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

央下如井故名之

述征記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 令狐岵

顏真卿墓誌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集燕趙旁貫井陘啓

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 唐書叛臣傳李

忠臣本董秦也從郭子儀圍相州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 通鑑唐紀

肅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嘉獲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

州子儀進圍之注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四十明

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盡簪列炬

之盛

守歲詩盡簪喧極馬列炬散林鴉

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

聞寬法離新州相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閣按李林甫傳諸壻

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

獠奴傳

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

夫稱阿驀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

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

太宗九王蔣王惲傳

之芳蔣王惲之曾孫

廣德初

廣德代宗初元

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

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

脩文將管轄

奉使失張騫

史閣行人在

詩家秀句傳

之句

集證唐書宗室世系表太宗子蔣王惲生蔡國公煜煜生左武衛將軍承祖承

和生太子賓客之芳

楊綰謚文正

案綰謚文貞王氏避仁宗諱故作正

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

過蘇端豈卽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

道而端終爲憮人豈晚謬乎

閻按舊唐書楊綰傳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賢

乃肆毀蹟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自卽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元圻案蘇端肅宗朝官比部郎中太常諡楊綰曰文貞端駁之曰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梁肅復駁之曰端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二議俱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卷蘇端之議謚謂楊綰不應謚文貞也舊唐書綰傳載賜謚文簡之詔於前而繫蘇端之毀蹟於後誤也新唐書綰傳謂太常謚曰文貞蘇端憮人也持異議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猶賜謚曰文簡爲得其實閻氏乃引舊唐書何歟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

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

引爲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閒詩人也殷璠謂其

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
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
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卽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
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

詩而已

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爲副使 閩按王季友兼監察御

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爲副使于鄧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爲副車 集證朱鶴齡曰潘淳詩話載唐江西新墮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史中丞歸西臺出爲江西觀察使故結銜如此于鄧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爲連率舊矣朝廷重千鎮定杏爾宗支勉移獨坐之權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爲副車○元所案唐書宗室宰相傳李勉字元卿鄆惠王元懿曾孫肅宗素重其正欲送柄用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 書錄解題別集類王季友詩一卷元結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中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又總集類河嶽英靈集二卷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出罷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

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

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

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

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

案以上節錄張邦基墨莊漫錄語

愚謂

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

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

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

證以一行之遂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治

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闕按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

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

一解而太甲終常關疑集證嚴羽滄浪詩話曰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即乙爲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張石紅太史格物外編太甲楊升菴疑爲六甲之訛非也漢武內傳帝受六甲靈飛於六甲中元凡十二事太甲當與太乙爲上天最貴之神○元圻案王氏此條楊升菴集全襲爲已說

贈閭邱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調鳳藏丹霄暮龍去白

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閭邱均景龍

中宗神龍三年改元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武后女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

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閭邱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云云

終始任平聲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

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元圻案少陵贈蕭十二使君詩云終始任安義

荒蕪孟母隣自注云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及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

漆之契可知矣

陳倉石鼓又

何云一作文

已訛

案此句及下嶧山之碑句皆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句

按陳倉在

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

開按元和郡縣志實云

乃雍

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

而仆之

宋書索虜傳云

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

何云好名而不韻莫

甚於佛狸此事後世俗簡多祖之

聞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然而歷代換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集證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

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仰史籀大篆也○元圻案王氏石鼓文考正云石

鼓文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齎馳與致太

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封演見聞記又曰有縣宰取舊文勒于

石碑之上凡成數片今閉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曰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

于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秦木傳刻耳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劒南旌節導駕

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元圻案周禮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注旌

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又鄉大夫以旌節輔令則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

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

馬氏校云鬱藍元板作鬱藍○元圻案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

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直謂天

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韓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

庫全書提要曰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注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

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名鬱繼非天名鬱繼

也陸游說反誤韓子蒼夜泊寧陵落句云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

蔚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尙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

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轂冥濛衆星

爭耀語本於此

元圻案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考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載其名豈當時已無傳本耶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均也所美非美然

繼序按然

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

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

元圻案唐書楊

國忠傳南詔質子開羅鳳亡去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討之戰
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國忠以宰相領選仲通諷
選者鄭愆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通鑑唐紀肅宗至德二載
十二月議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欲免張均張玘死上皇曰均玘事賊皆任
權要均仍爲賊殺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
日上皇曰張玘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上泣而從命唐書張說傳
子均亦能文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願說有舊免死流合浦均尚
家親公主均與希烈皆相祿山均死賊中與通鑑不同又于頔傳頔爲陝虢
觀察使峻蜀苛慝官吏懼恐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
募戰士儲良械獨然有專漢南意公敏私輸持下益急而慢于奉上又李實
傳實拜京兆尹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閣不踰月實殺數千人于府韓
文公寄襄陽于相公書極頔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
畔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又上李尚書書稱實赤心
事上憂國如家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
敢起穀價不敢貴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或謂杜
贈鮮于詩美其文章而不及其武略贈太常張卿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

譚均之以求仙得幸似亦不得竟謂之美也 趙明誠鮮于仲通碑跋尾云 顏魯公為此碑稱述甚盛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

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

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

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何云當作三城 地理不可好新

也奇湔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會盡見其所讀之

書則不能盡注其閒又用方言如岸漑土鏐乃黔

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集說仇滄柱杜詩詳註唐氏云西山在 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堡

三城又杜集箋云西山三城界於吐蕃為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 奇也

八哀詩將相王思禮李光弼 嚴武張九齡宗室汝陽 王璣之外名士有三焉蘇

源明不汙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

度大節已虧下矣

何云名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全云有實始有名豈有無用者若有名而無用則如殷

浩草是也亦何不可少之有○元圻案唐書文藝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第進士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名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李邕揚州江都人邕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收游自肆終以敗云鄭虔處鄭州蔡陽人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封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

借問愚車守何如儉德臨

提封

不過行儉德盜賊本主

臣

有疑第三首

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爲救時之砭

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

案王業一本作三葉

又云道國繼德業丈

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

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集註王道俊傳議曰

舊唐道王元慶繼德元年薨子隆淮王諱嗣次子詢諱子微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雲元年官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廣德中官宗正卿新

書宗室表於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誘次書嗣王宗正卿徽嗣王宗正卿鍾嗣王京兆尹實王伯厚云義蓋微之子以予考之不然義乃鍾之諸子而實之弟耳詩云憶昔初見時小襦結芳蓀長成忽會而慰我久客魂又云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皆前輩諄勉之詞若令義爲微之子則微卒於景雲中去大歷二年且五十六七載義之齒當長於公安得目爲少年而自居老夫乎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爲前太子文學翰林

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卽誠奢也

注謂顧況誤

元圻案東觀餘論跋顧誠奢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八分文學謂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

倒懸亦自奇古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七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卽誠奢也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本詩上句云尙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

金石錄

跋尾

云潮書惟慧義寺彌勒像碑與

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元圻案杜詩注宣和

齊諸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部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
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世謂邕中興焉 韓愈科斗書後記愈
叔父雲卿南大歷世交辭獨行中朝于時李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擇木
善八分 齊泉述書賦衛包蔡隣功夫亦刊出於人意乃近天造注有隸齊
陽人書史會要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瘦勁
驅使筆墨盡得如意又注曰吾衍學古編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
遂別字少溫海賦云陽冰不冷陰火潛然則知名潮有理案陽冰趙郡人太
白之從叔也寶應元年已為常塗宰吾子行以海賦二語想像其名字宜爾
初無引據矯亂後學斯亦妄人也已矣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

元宗妃也

碑云有

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曰忝

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元

案唐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肅宗女下嫁鄭萬鈞臨晉公主元宗女皇甫淑
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孝友傳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累三月不離面
史記鄭當時傳當時字莊任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
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漢書東方朔
傳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注竇太后之女故曰太主 朱吳鎮新唐書科
穆引孝友傳以訂公主傳作郭潛曜之誤不如引少陵碑 文苑英華載獨

爪及鄭駟馬孝行記曰榮陽鄭麟其字容宗外孫元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子也尚元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據此則潛曜名麟豈以字行與宋錢易南部新書甲集鄭潛曜母瘵疾刺血書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倚苔青舊史鄭顥夢爲聯

句與此同

元圻案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於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舊唐書列傳一百五鄭顥傳細孫顥登進士第尚宣

宗女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想于長興里第昏然寢夢與十數人納涼聯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倚苔青私怪語不詳不數日宣宗上僊方悟其事追維顥遇墳石門之句爲十韻云

得房公池鷺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

宋元憲以鷺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

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

不悅

何云房已卒故也

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元圻案宋元憲贈鷺事見魏泰東軒筆錄十一

程泰之漁繁露四晏丞相嘗龍生鷺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直州司

理者以驚飭悔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龍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
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問
者故追言興謗也一云宋元憲一云晏丞相未知孰是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

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

深可爲流涕

何云公蓋自況 全云深寧集一百二十卷不傳然如
哭袁進士鑄詩老淚可掬悲痛爲尤深矣 方樸山云

於此見厚齋之忠○元圻案真西山跋黃蘗前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至蓋
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
海之喻至深痛切 山海經三發鳩之山有鳥焉名曰精衛其言白該是炎
帝之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填東
海又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
爲口操干戚以舞 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陶詩云宣和末臨漢會絃謂舊
本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
味前篇專咏夸父事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當旁及他歌今觀康節只從舊
本則絃言未可憑 頂上書舊詩載厚齋挽袁進士鑄詩云天柱不可折柱
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士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已力
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搗攪搶振劍突前
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

從弱枯骨誰為哀忠烈動天地游魂為國傷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
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
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

眞文忠公

龔德莊詠
古詩序

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

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元圻案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
裏露桃新綠綠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

事可憐金谷墮樓人息嬀事見莊十四年左傳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
夫人也楚滅息虜其君使守門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送出
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終不以身更貳醮遂自殺王
介甫詠張良詩曰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為主合壯士博
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為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
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
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終灌疑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

明詩
篇

云召南行露始

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

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全云虞姬之和項王亦
五言也○元圻案國語

鸞姬通于優施欲害中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
曰邪徑敗良田護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
所憐獨孤及作皇甫冉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
李盛於劉曹與劉彥和說合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

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

明詩云

孤竹一篇傳毅之詞

闕按王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車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

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爲枚乘作樂府詩集云蔡再冉孤
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爲古詩○元圻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
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
之上

鶴山

鄧公立注黃
詩外集序

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

之爲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集禮禮
記內則

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詩猶存也

列女傳式微一人之作註見卷三聯句始此原注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與焉文心雕龍

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何云阜陶屏歌非聯句之始乎集證古文苑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元圻案宋方勺泊宅編亦謂聯句始於式微引劉向之說為證吳兢樂府古題聯句起漢武柏梁晏作林少穎書說謂夏書五子之歌聯句之始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閻按

此本世說新語注西陽雜俎續說中亦及之何云本劉峻世說注段柯古砥誤中已襲為己說集證世說任誕門注譙子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者彼則一時之為也都有喪春不相引挽人街枝執樂喪者耶按莊子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史記絳侯世家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周引憑之文頗有明據非因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元圻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繫虞初禮議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漢

歌其來久矣據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示必死也
子近讀莊子曰拂詎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拂讀曰拂引極索詎挽歌斥
疏緩苦急促言引拂詎者爲人用力也 干寶搜神記田橫門人挽歌二章
蘇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
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分二章
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韋孟在鄉詩曰我既畧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

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

成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全云元成父子

有懷厥祖○元圻案韋孟詩見漢書韋賢傳班氏曰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

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

案此尸子引老萊子語見文選魏文帝善者行注又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古詩

十九首

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元圻案淮南子

精神訓禹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猶
覺察雜記乃謂人生如寄出高僧傳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

天威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如寄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閒遊多用此事云豈偶未攷耶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

案漢書本傳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二篇

攷之風雅尚

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八言

也

閻接送我乎洪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在前○元圻案左思蜀都賦注引東方朔六言曰合樽促席相娛詩關雎鄭箋曰關雎五章

章四句正義曰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是也三字者緩島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聲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闌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

雕龍

明詩

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

何云典閭作曲此以新刻校古書之弊

御覽

九百

三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

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

之遠我勞如何

元圻案太平御覽載張衡怨詩序曰秋蘭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

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元圻案汪氏師韓韓門綴學五

綵衣以娛親慈母皆不痛歔歔涕霑巾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用陳思語按伯瑜說苑作伯俞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當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俞姓韓隋書循吏傳梁彥先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闕禮為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學令親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為善士宋節士林同子真者有孝詩一卷咏韓伯瑜云母力今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誤牽老萊子為一人耶

陸務觀

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詩

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

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

成元圻案趙耘松陵餘叢考二十三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為簪下簪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繹繹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瀾雜書謂類文有梁文帝同王筠和太子懌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晁氏讀書志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與陸龜蒙唱酬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日休為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案嚴羽滄浪詩話從之文心雕

龍明詩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不可考又傅咸有回

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原注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

溫嶠回文興焉集證玉海五十四竇元詩苑類格三卷學士李淑承詒編○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宋桑世昌回文類集四卷考劉勰曰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梅賾注謂原當作慶宋賀道慶也蓋其時璇璣圖詩未出故總云然世昌以蘇軾時代在前故用為託始然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八字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存蘇軾以前晉書列女傳竇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泊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璇璣圖詩以贈而宛轉言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皮日休語見所作雜體詩序吳兢古樂府題云盤中詩有盤屈書之傅休奕云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也回文詩有迴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

集證賦收藝文類聚髮類

詩用星星

字出於此

集證謝靈運詩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劉禹錫詩爲報儒林文士道如今從此鬢星星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

閩按韓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元圻案文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李義山

詩傳

謂昌黎文若元氣

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荆公謂少

陵詩與元氣侔

荆公杜子美畫像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

惟韓杜足以當

之

山谷

與趙伯充書

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

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

跋劉病翁詩後

云李杜韓柳

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

而不變可學

元圻案下文云欲自其變者下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 陳后山集九答

秦觀書曰僕之詩像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 宋魏衍陳后山集記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初先生學於曾公器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

全云名清之號靜春

謂古樂府及

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

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

原注子澄著調

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

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咬古文尚書驩兜字

也管子

短語修廣篇

云鵬然若謫之靜卽驩字又雨中聯

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

字本此

開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

有載矣蓋見人若拱揖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處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

集證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目師拱鼠制禮師戰

蟻置兵廣韻二十六桓鳩字下曰驪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鴟說文口部咬

字徐鍇注曰古文尚書驪兜字作咬廣韻鴟當是鴟字之誤管子侈靡篇鴟

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鴟然若鴟之靜注鴟然和順貌○元圻案埤雅

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爾雅翼今河東有大鼠能人

立交兩腳於頸上或謂之雀鼠尚書大傳四嶽八伯康成注曰堯時得羲

和命為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稍

死鴟咬其工求代乃分置八伯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

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孽衍至三百皆姓馬俗

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

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元圻案水經注三十六禽益期牋曰

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

悉姓馬自相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林邑記曰建武十

九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屬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
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百陽雜俎說同演繁露七退之上廣師詩曰上
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僕索
王通神力分身為靈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咸戀悲鳴因號馬鳴
大士中印度在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朱新
仲猗覺察雜記亦引傳燈錄其誤與程泰之同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

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

月曾經照古人

集說抱朴子尚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
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

古月之朗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二載胄雨晴

詩風度蟬聲遠雲開

案開何本作開
誤今從閣本

鴈路長亦佳句也

元圻案唐劉餗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
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曰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
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
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司馬公採此二事入通鑑見煬帝大業九年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遺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

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問按論衡引成

語曰力勝貧慎勝禍亦表聖之意○元圻案呂居仁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徒於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喫得三斗醋端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石林避暑錄話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故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避暑錄話又載裴晉公詩云灰心緣忍事縮鬚爲論兵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爲序今見於唐詩紀事

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崑繡衣石榻宿雲亭

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土瓶泉

也

何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又在作序之後他人卽元白亦不傳矣○元圻案朱子韓文攷異曰侍講處厚字德載盛山郡名昌黎序

曰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予者予是應而和者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通州白

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中丞爲秘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閣下方以卿曰樊云和者十人而時集閣下者六人耳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退之盛山十二詩序盛山今之開州也唐地理志云古巴東郡之胸臆縣也孫觀書劉宗林泉山贈言後曰昔韓吏部序盛山韋處厚十二詩應而和者十人知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羅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章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均皆集閣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

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何云今作御史荆公

百家選作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

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元圻案二程遺書一李願伊川

語錄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口疎者只不爲相見情不相接爾

墨子

親上篇

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

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集證并錄曰脩文

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事與墨子正合隨鴟夷者子胥謂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未精審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影撰此事○元圻案杜牧杜秋娘詩曰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通鑑陳紀長城公至德二年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陪紀文帝開皇九年陳主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嫔同來而上高祖入建康晉王廣使類子德宏馳令類留張麗華類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

之類歟

何云張碧歌詩尚可觀難與李赤黃居難同論

集證唐志張碧字太碧貞元

時人孟郊讀其集詩云天寶太白六藝已消歇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與亡陳辭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推之者至矣拂宗元李赤傳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元圻案容齋五筆載張碧農夫詩云運鐮耕墾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東坡書李白十詠云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何赤集此詩在焉白集

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字爲風史所載而死姑蘇雜詠十首載全唐詩第九册南唐劉崇遠金華子云有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比白居易字樂天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廩來觸犀鵝鵝慘于

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元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

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此詩今集已佚犀株衛帳并

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集證太元將上九紅蠶緣于枯

桑其蘭不黃童上九童廩觸犀灰其首裝大二鵝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千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元所案唐文粹載陸龜蒙雜諷九首其一云紅蠶緣枯桑青繭大如蠶其二云童廩來觸犀德力不相及其三云歌鵝慘于冰陸力懷所適其四云赤舌可燒城說邪易爲互方言八鴈自關而東謂之鴈鵝郭璞注鴈音加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鵠連駕鵝玉篇鳥部射古俄切鴈屬鵝爲並同宋元憲送孫刑部領漕并部詩云犀株衛帳并兒勇鵝髮迎塗絳老賢宋景文漢南州按行江浹以詩見寄詩云前驅夾道橫開華合宴傳餐帳繞犀又早夏集公會序餞別詩有行帳繞犀株之句二宋俱兼用陸語

毛澤民

全云名榜號東堂

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

期本李賀貫休詩

集證李賀浩歌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燒趙州土釋貫休古意詩幾鬻以黃金鑄作鐙子

期○元圻案毛澤民上會極密布詩云燕齊日暮客不歸新豐主人豈相知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會當酸鹹有同好主簿且須踏祭灶請

見臨川大尉公此語難爲俗人道云云毛澤民名榜衢州江山入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孫曰榜爲杭州法曹以樂府詞有佳句受知於東坡遂有名著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仕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釋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蘭溪人王建禮之署號禪月大師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

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

夢權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何云李賈生詩本之詩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元圻案漢書

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又佞倖傳鄧通巨權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願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曰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綰登也文帝甚悅尊異之國朝厲樊榭鶚宋詩紀事三十二馬存字子才鄱陽人因慕徐節孝道德寓楚州卒業于其門元祐三年進士爲越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

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

比原注錢起名在第六豹舄賦 閻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何云錢起第六可與杜牧第五並用 集證容齋四筆考登科記云永正

元年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元圻案唐范德雲溪友議二文宗元年秋詔禮部尚書高侍郎錯復司貢籍試琴瑟合奏賦霓裳

羽衣曲詩主試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乃以榜元及第然止於岳齊二牧未登大任 高錯進五人詩賦奏曰李肱霓裳羽衣曲詩最爲迥出

臣與狀頭第一人其次張棠詩亦絕好與第二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與第三王牧第四柳棠第五 錢起李肱詩俱見文苑英華一百八十四李肱

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紈闥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工無替詎肯聽遺音聖

明知善繼 錢起湘靈鼓瑟詩落句云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至今盛傳錢起豹舄二篇以兩通用四聲爲韻見英華一百十三卷 唐王定保撰

言公薦篇雀郎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吳武陵曰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於是指笏則直

一過曰請侍郎與狀頭郎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卽第五人鄭應祥曰敬依所教又通榜篇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

修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
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溫之杜荀

鶴猶糞土也

方模山云厚齋所以自沉○元圻案通鑑後梁紀太祖

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昭矩為押金寶使尚書趙光逢副之帥百
官備法駕詣大梁又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
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
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
一進士杜荀鶴以所業謁梁祖恐懼流汗再拜敘謝梁祖令賦無雲雨詩杜
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兩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部相似爭表梁王造
化功由是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幾不能起明晨促召者五七輩杜趨進還
緩梁祖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
數四 吳氏讀書記別集類中羅隱甲乙集十卷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
中舉進士上第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自號江東生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梁祖薦為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特勢侮易縉

神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自號九華山人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

之東坡因歸去來爲詞亦此類也楚辭鈔云今有人山之

何被服薛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新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巇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枝投思念公子徒以憂○元折案東坡有歸去來集字十首自序云余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爲十首又陶子陵佚老堂詩東坡自註云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

與可竹石是也元折案文苑英華三百二十三張南史詠花一字至七字詩花深淺芬葩凝爲雪錯爲霞鶯和蝶到花

占宮遽已迷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願得春風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三百二十五詠竹詩竹被山速谷出東南味草木葉細枝勁霜停露宿成林處處雲抽笋年年玉天風乍起爭傾池水相涵更綠如尋廣信小園中開對數竿心自足三百二十七詠草詩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苔千里遊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離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文與可二詩宋

文鑑取之 計敏夫唐詩紀事曰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池亭送別酒酣各請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為韻後遂沿為詞調名一七令白樂天詩云詩綺美瓊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叟何云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元圻案白樂天秦中吟買花云帝城春欲暮諠諠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訓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衰衰五束素又云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見後蜀何光遠鑒誠錄高尚士條尤延之全唐詩話取之

韓文公題辭

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乎

塗不過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本書語

也奚以汎引為

元圻案老學庵筆記三退之詩云夕貶潮州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或以為歇後語非也書弼

成五服至於五千注云五千里也論語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顧氏謂立韓詩集注引某云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

安國傳本無劍字古有如此造語者何不引此以正之 唐彦謙長陵詩云
耳聞明主提三尺眼看愚民盜一杯

唐彦謙送樊增司詩啗螯譏爾雅注見前賣餅斥公羊注見前

剪公事見晉書魏志全云晉書魏志蔡謨鍾繇事○元所案彦謙詩
殺見文苑英華二百八十三晁氏讀書志唐彦

諫字茂郡并州人咸通末進士著鹿門詩一卷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

又云自晒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

司馬公也元所案邵氏聞見後錄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
獨樂園宋黃徹碧溪詩話云司馬公豈慕其居洛有開道

之樂耶并隱筆記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堯韭舜榮梁元帝元覽賦始用之賦載文苑英華李羣玉

蒲澗寺蒲何本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閻按蒲澗
作蒲誤寺在廣州

府治東北二十里○元所案英華二百三十八李羣玉蒲澗寺詩云五仙騎
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

秋光裏浮渙興甚長 宋青臣繼古藻編曰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
堯韭對舜華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爲萑蒲按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政堯韭
舜華謂此也余讀他書亦有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賁河南葉啓則云堯韭
未儔姬歌非論又以堯韭對姬歌矣固曰堯韭出於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
之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韭感百物
爲萑蒲今萑蒲是也 郭璞詩萑菜不終朝蜉蝣豈見夕葬亦作舜 後漢
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扶海洲上有草名萑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
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案廣州記曰甘溪澗水味極甘
冷旁有石名禹餘糧或草或石未詳孰是 文選張衡南都賦太一餘糧注
本草經曰太乙禹餘糧一名石胞生山谷

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

何云詩之有關勸誠可被管絃爲樂府所採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

之樂府乃官名非別有古樂府詩體也致堂未嘗學問往往有此等臆說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

何云此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全云致堂亦就後人所云

古樂府而言未必不知漢之有樂府也何氏詆之太過 樂譜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師古注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元圻案胡致堂作向蔣林酒邊集後序曰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音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

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蘖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 放翁渭南集
十四長短句序屈離頌之後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誥為歌千餘年後
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寒山子詩

何云樂天多效之荆公集中有擬寒山詩十二首

如施家兩兒

案詩云施家有兩兒以藝于齊楚文

武各自備託身為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魏兩不成失時成齟齬

事出列子羊公鶴

恰似羊公鶴可

濟生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亦拒憐善矜不能仁

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却卜商語

如侏儒方朔

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餓

涉獵廣博非但

釋子語也

何云酒壚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一德言有枝葉雲梯棘刺亡羊補牢之類尤多○詩云赫赫誰墟肆其

酒甚濃厚可憐高輪極自平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沾狗齧便是走

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從

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更險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偽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亡羊能補牢失意終無極

對偶之

工者青蠅白鶴

死將倭青蠅

黃籍白丁

消老檢黃籍依前注白丁

青蚨黃

絹

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絹卷據本詩絹當作卷

黃口白頭

不用從黃口何須厭白頭

七札五行

射能

穿七札讀
青覽五行
綠熊席青鳳裘
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 何云六極

藝黃腸白骨獼猴心獅子吼待鶴乘魚亦工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

越諸君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
欲伏獼猴心須聽獅子吼 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

墨畦逕日有人兮山陘雲卷兮
何云卷 霞纓秉芳兮

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惻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何云楚辭則為人竄為五言第七句云衆曜呼嘶蹇可為失笑也放翁曾寄書天封明老囑為正之又云苦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真佳句也○元圻案

唐書藝文志寒山子詩七卷寒山子隱唐興縣寒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

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嵐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 列子說符篇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為公子之傅

好兵者以法干楚王以為軍正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美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

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也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

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 世說排調類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

知稱之于庾公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客試驅來耗耗而不肯舞故稱比之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三國志吳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繩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太平御覽九百十六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飛而冲天通鑑齊紀高帝建元二年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僞日甚何以釐乎注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漢書鄒陽傳注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搜神記青蚨蟲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布或用子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甫弱冠而有異才尚使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蘇白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史記鄒陽傳白頭如新領蓋如故左傳晉楚遇于郟陵潘岳之黨與養由基踰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後漢書應奉傳奉讀書五行並下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几玉床白象牙簾綠熊席拾遺記周昭王時造修國獻青鳳丹雀各一雌一雄昭王綴鳳毛爲裘晏子人有酤酒者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猛狗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韓非子記管仲對齊桓公語與晏子同世說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戰國策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亦何罪之有列子紀昌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于路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

棘刺之端并之而無差焉韓非子燕王微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
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
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戰國策見兔而顧犬未爲遲也亡羊而
補牢未爲晚也語林衛洗馬頴議通達論者以爲王眉子牛子武子之右
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者齊無
鹽邑之女其爲人極醜行嫁不售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
士鋒端辯士舌端漢書霍光傳賜黃腸題漆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
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後漢書郭舉傳昔文王不
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宋知覺禪師宗鏡錄三引大涅槃
經曰云何現喻如經中說衆生心性有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
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喻即今衆生之心
如猿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
聲輪發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太平御覽九百
十六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後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顛望
之不可到陶宏景本草曰鯉最爲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
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宋許彥周詩話載寒山子楚辭首句作若有人兮
坐山楹第五句心字作獨字謂雖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司空表聖

司空圖字表聖

云戴容州

叔倫

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

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

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初學記二十七京兆記曰藍田

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李商隱詩蒼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唐書戴叔倫傳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官容管經略使

古詩

十九首

何能待來茲

文選注

茲年也左傳

僖公十六年

今茲注云

此歲呂氏春秋

任地篇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閻按趙注孟子今茲未能為今

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為年集註闕故當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元圻案孟子下句云以待來年則今茲之為今年也明矣王氏此條本宋葉氏芥隱筆記鶴林玉露補遺公羊傳諸侯有災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

原注古詩為題見於此

何云古詩為題見於此七字亦大字正文

○元圻案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初學記二十七載梁元帝詩云春蘭本無艷春澤最茂蕤燕姬得夢罷尚書奏事歸臨池影人浪從風香入衣當門已芬馥入室更芳菲蘭生不擇逕十步豈難稀

韓文公

記夢詩

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

練字篇

謂善為

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閱按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元圃

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

開本作青景今從何本

藹藹

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淵苑尚想濠梁既

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元圻案王儉詩藝文類聚四載

其全篇云明明儲后冲猷其量徘徊禮樂優遊風尚微言外融幾神內王就日齊聯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稱周平周云魯衛咨我藩華方軌前載秋日在房鴻雁來翔云云王氏所引從初學記四錄其六趙南史十二齊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僧虔曰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

劉苞九日

侍宴樂遊苑正陽堂

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

原注陸務觀夕

陽頻見樹陰移何云段成式詩生對常應木看移三面陰○元圻案劉苞詩見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陸放翁小園詩云長安歸時花如錦如陽春見樹陰移自注云此二事非閒寂不知也梁書文學傳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洗馬與從兄孝綽同郡列傳等並以文藻見知

段成式句乃花開好詞非詩也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

原注石湖辨之甚詳

魏文帝雜詩適與飄

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

何云放翁老學菴筆記亦辨之大昕曰石湖說見吳郡志○元所案文

遇二十九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宋錢康功植杖問談曰平江府州胥之南名吳會坊按蔡邕傳亡命江海退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緣爲笛事又諸葛孔明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不獨爲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諱傳上患吳會輕悍卽吳會也國朝趙氏崑崙餘叢考二十一西漢前會稽郡治本在吳縣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渡江而西守所治在吳故殺守卽起吳兵朱貢臣本吳人出爲會稽守卽其鄉郡也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東漢分吳與會稽爲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孫資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今老學菴筆記無辨吳會之說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集謫太平御覽百七十四尸子曰厚積不登高壑不處高室多陽大至多陰
故皆不居此又呂氏春秋所本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高臺多陽廣室多
陰亦本尸子○元圻案呂氏春秋孟春紀重己篇室人則多陰察高則多陽
文選二十二有應休璉百一詩一首無此條所引二句李善注張方賢楚
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
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又孫
盛晉陽秋曰應璉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
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璉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
一篇或謂之百一篇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
今聞周公姬範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明張氏
溥漢魏百三名家應休璉集有百一詩八首其二云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
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
未康

李虛己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

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旣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

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元圻案宋周煒清波雜志十二

詩與同年曾致堯倡酬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
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煒在建康城北客杜師顏書

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賦其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少陵陳子高舉此說蓋得於陳云 老學菴筆記五李虛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公亮倡酬會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已初未晤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致堯子固之祖字正臣虛已建安人晏元獻之婦翁也 朱子謂呂本中論詩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

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聞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鄞人官

樞密直學士文彥博嘗品級為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 詩要句中
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欲出 集證宋詩
紀事十一盧州府志載包孝肅端州郡齋壁詩云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
羞 梁齊集樓輪行狀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
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元圻案宋釋文盤王
壺清話載王化基咸徽有美璞未成終是寶精綱寧折不為鈎之句與包孝
肅同意化基其國二年於呂蒙正榜及第後參大政 包拯字希仁靈州合
肥人諡孝肅官樞密副使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豐中丞相之名聲結聖
間數任言貴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交善而

不樂會子宜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指陳不稍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呵爲之掩覆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

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

重九日登石閣

詩

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

案美

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何云真安樂大打乖又云堯夫只是不犯手

則事不盡矣

元圻案康節有安樂吟打乖吟故義門云爾

杜正獻公

全雲

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

室儉爲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邱無立椎文終防

勢奪景威

何云景威即景桓○案錢氏大昕曰霍去病諡景桓王氏避諱改桓爲威

恥家爲文園四

壁立鄭公小殿移

此杜祁公雅水卜居詩

陳正獻公

俊卿示

詩遺

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

可以媿木妖之習

元圻案史記滑稽傳壯王置酒優孟前為壽壯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憂孟曰

孫叔敖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於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又蕭相因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為文終侯漢書霍去病傳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諡曰景桓侯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歸家居徒四壁立又曰嘗從上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失行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後漢書楊震傳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營構五日而成後漢書楊震傳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營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知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亦厚乎南都新書唐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時號木妖真西山跋陳正獻詩集云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卑者公曰異時使寵婢乳媼可開酒佐爾舊紳傳頌以配太祝齋郎駢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與來交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云云此正落成時所賦也

鴈湖

閻按鴈湖李壁號何云李壁繼序按李仁甫四子屋簷壁壁俱有

名則壁當作壁壁字季章號鴈湖居士登進士第官參知政事附和侂

冑以致喪師辱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問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案

大經鶴林玉露謂其悖理傷道又曰苟心
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矣
日出堂上飲之詩爲

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

其貶

問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之詩摹寫怡堂之習真堪痛心疾首
末數語卽魏風罔有桃篇彼人是哉予曰何其意也此風雅正傳

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與

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繪

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

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拚乎

元圻案

作字石林臨川詩注序曰石林於其丰容有餘之辭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
義發明若博文強志瘦詞險韻則又爲之證辨鈎研俾覽者得以開卷瞭然
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辭焉石林於此蓋未始謹聲是非也如明如曲漢
恩自淺切自深云云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尙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王
介甫明如曲第二首李幾註曰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
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如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
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

瓊天下人心術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爲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又日出堂上飲詩云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之休主人笑而辭客子歎以楸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浸雲亦千秋所託屬永久何年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搜丹青空外好蟻壓已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蟻蟻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桐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瀉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註曰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爲客者視其蠹泉已甚將有傾壓之憂爲主人置所以弭患此而不忘君卷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案李註無引鄭氏考槃之誤語豈今本有所刪節耶又君難託詩云人事反覆那能知發言入耳須臾離注曰或言此詩恐作於神考君遇稍衰時詞意殆不類平日所爲兼神考遇公終始不替況大臣宜知事君之義必不爲此怨尤也介甫集有兼并詩註引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隱貧富相持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又寓言十五首其三云後世不務此區區兼并注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勸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善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勸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無可推而此詩乃復以控兼并爲非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初進士第二人官終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爲山號無爲子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

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

全云祥正

寄詩云莫向

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

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榮陽

全云希哲○呂

希哲字原明公著之子

聞之作麥熟繰絲等四詩

案四字似當從童蒙訓作曲

以諷

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何云事見童蒙訓精有味○元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

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云蓋深恐其買

禍也烏臺之劾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慙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厓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湯春海外移來住海濱云云其意亦深矣葉石林詩話與可與子瞻中表兄弟子瞻出為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西湖之句呂氏童蒙訓下崇寧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深不以為然時公疾病方愈作麥熟繰絲等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慙懼遣詣公謝且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張文潛明道雜誌蘇惠州出守錢塘來別潞公

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詎誘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
與也但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
昌仲游吳東坡書亦有知畏於口未畏於文之語郭祥正字功甫當塗
人熙寧中舉進士官至汀州通判著青山集三十卷宋史有傳饒節字德
操撫州人嘗為會布客與語新法不合乃祝髮法為浮圖更名如壁嘗作偈
云閑禪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宋藝文志載倚松集
十四卷汪革字信民臨川人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甲科蔡京當國召
為宗子博士力辭不就年四十卒呂原明誌其墓著清溪集十卷伊洛淵
源錄崇陽公晚居宿州真陽閒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宴然今本東萊詩
集二十卷無多熟等詩

後山

答李端叔書

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

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

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无咎文潛

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

端可以回萬牛文潛

續學

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

公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

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琅玕玉可以見一

宋詩集以序當論
詩集不近修其南
渡之志此古因生後
者宋詩門所評殊
當然此品不能能移者

時文獻之盛

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李端叔書曰足下謂僕之文似兩蘇人情喜於自伸發於自知至於擬之非其倫譽之

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快乎 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事跡具宋史文苑傳 陳氏書錄題解別集類中有豫章宛邱后山淮海濟北濟南集各若干卷云蜀刊本號蘇門六君子集案濟北則晁无咎濟南則李廌方叔 宋江藻浮溪集書張文潛集後云文潛名耒進郡人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海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歸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

晏元獻詩宋文鑑取之

何由更

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

韓持國詩

雪詩無出晏元獻

殊韓持國

全云

之右

何云徑直少味以詩論非佳句○元圻案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出者陰

數之極 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右衛將軍謝莊下駟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 韓維字持國絳之弟元祐初拜門下侍郎有南陽集

駟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 韓維字持國絳之弟元祐初拜門下侍郎有南陽集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

庫

詩軒

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

晉元帝二年號

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

異苑原文鶴字下有語字

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問按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行今茲慧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元圻案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備九代乘兩龍博物志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所記皆神怪之事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

見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三

宋景文

皇帝問春市子詞

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

異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何云拙○元圻案翟汝文字公異潤州丹陽人登進

士第歷官參知政事以直忤秦檜罷歸謫忠惠宋史有傳文苑英華二載唐人二黃人守日賦三篇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

孝成建始四年七月 熒

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卽事云雨

不成遊布路歸

今傳家集作半路

出左傳

蔡三

自朝布路而罷

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也

集證續漢天文志安帝永初四年六月丙子客星大

如李○元圻案金樓子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更無柳絮隨風舞

馬氏校云風舞元板作風起

惟有葵花向日傾

案此詩今傳家

集不

可以見司馬公之心

何云戴唐器云溫公詩作於四月清和則蜀葵花非傾葉向日以庇其根者似

微於體物有誤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

元圻

案此坡公次韻江晦叔詩

東坡次韻朱公揆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

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

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

矣

開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 集證周書顏之儀傳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璜之八世孫豫夏殷以來諫爭事凡六百三十餘事為

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文帝覽而嘉焉○元圻案 國朝邵長蘅蘇詩補註尚仍施注之誤豈偶未檢此條歟 唐書王績傳績字無功著醉鄉記

以次劉伶酒德頌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

糞土

何本作糞壤今從閣本

出茵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萬此

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

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元圻案維摩經卑濕淤泥乃生蓮花 柳宗元與蕭使君書駸朽

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茵芝以為瑞物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何云可舉此二句亡國遺臣以自喻也

坡公晚年所

造深矣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

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

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

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

何云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均父與稱快連

類言之非知文者也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

避路放他出一頭地

卽指東坡也

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

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何云先王父選科舉之文目曰快編蓋用坡語然但

施之小題也○元圻案呂紫微序夏均父集云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書錄解題別集類遠遊堂集三卷知江州新春夏倪均父撰

劉後村曰均父練之諸孫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癡癡還興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

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

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叩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

以上皆漢書作萃蔡原注萃音翠案此王氏謂司馬相如傳與善注所引異字也集證云檢今本善注無此語誤

萃音翠引班婕妤賦見漢書外戚傳紛綵纒兮執素聲其義一

也師古注綵纒衣聲也綵音于暗反然音蔡琴賦善注班婕妤自傷以賦紛綵纒兮執素聲洛神賦曰按羅衣之濯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

鮮明為翠乃古語集證老學菴筆記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為東坡及遊成都木行街大署市肆

曰郭家鮮翠紅紫繡乃知蜀人鮮翠言鮮翠方樸山云非坡公詩意程易田云要知翠翠以為鮮色確是色以爲鮮確是聲蓋雙聲叠韻兩文

相合大致形容之詞以聲求之不可與要惟變所通無所變注聞其聲未有不知其辭者矣錢氏養新錄十九說文澤新也七反與翠同音故謂鮮

新為鮮翠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

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

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方樸山云即外氏所云智過其師方

可傳授○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漢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絳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

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

至合浦晦夫時爲石康令出其詩藁數十幅事見

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爲文忠之族非也

元圻案東坡集載爲歐陽晦夫

賦詩三首其一題云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居其中一琴橫

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

黃山谷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曰

歐陽君學詩於聖俞又得贈行詩今當爲橡葉州待歲月於桂林里中桂林

主人今甚好文晦夫行矣往游幕府作幕客不獨過家上冢爲可樂也

貧

敏行獨醒雜志梅聖俞送歐陽闢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鳥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

蘇明允初在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

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戔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讀海

南通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爾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宋詩紀事三十二歐陽陶元祐六年進士任石康令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原注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

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原注司馬公春帖子候屬來歸北寒魚

正月屬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為居生且長焉耳又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盤也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

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何云此即山谷詩中語○元圻

錯綜天經緯章木文章帝機杼又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詩主人心安樂草木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 魏鶴山黃太史集序曰公黔戎之役戢狁之所啤木石之與居間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淡氣爽無一毫憔悴困獲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馬氏校云子元板作

手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

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元圻案唐武后蘇氏編錦迴文記曰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偶見此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見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三

物理論全云楊泉作云虛無之談無異春鼃秋蟬聒耳而已

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七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嚼雜本於此集證抱朴子外

篇制發云効上林噪噪之畜夫為春鼃夏蜩之聒耳又廣譬云春蛙長澤而

蟬音見愚於聒耳○元圻案陸佃埤雅二引物理論云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題王黃州禹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

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

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

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方模山云其意總取莊子所稱

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淡陰丈人○元折案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澮而人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國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核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智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養而不為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豕周書太子王子曰遠人來

驩視道如尺

呈古老縣丞詩鮭鰈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鮭鰈

此兩姓今無人按太元難十九云角鮭鰈終以直

其有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

羊也注誤矣

何云吉老陳氏時山谷為太和令詩在外集又云今本太元作其有施疑溫公本與之不同鮭鰈今本作解豸

方機山云今本太元難十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不作鮭鰈有犯字不可解今本作其有施者注云終為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則此犯字或誤集證論詩是應請雅緩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淮南子主術訓是文王好服龍冠注御史法冠也能仰御字亦文鮭北

辟羊生角者觸角傾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推蜚廉弄解馬張揖曰留馬似鹿而一角又作翳翳見廣雅釋器翳翳冠也音義並同○元圻案今廣雅本亦有作解者

八百老彭嗟杖晚以虎臂杖送李任道詩山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

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墮遠道遠遊釋文引王逸注醇朴乃器

師次韻奉送公定詩二字出荀子全云此末二句另是一條○元圻案楚辭王逸注彭祖至八百歲猶悔不壽恨

枕高而取遠也荀子解蔽篇工精于器而不可以為器師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

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集證爾雅釋山山如堂者密釋木樅松葉柏身注凡兩引尸子藝文類聚八

九及爾雅疏引作尸子綽子篇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

屏跡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

此等詩皆極其味仲說尤
惡翁注引軒臣語外尤
請亦深學人揚太公常
注乃太極圖見大先生語
亦一也

輕而實重

元圻案宋任淵陳后山詩注丞相溫公挽詞第三首註云公

字雖不對而事勢氣象實相等此詩人之妙也魏志鄧華曰孔公緒能清談
高論嗟枯吹生杜詩惟待吹噓送上天 鶴林玉露十三謂生為造成為化
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姚令威西溪叢語山谷稱
后山溫公挽詞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一聯其才不可敵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案錢氏大昕曰改樹何

如休望董賢車

何云文潛句亦未
況此本人人所能道

仲彌性詠韋執誼不

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

一一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元圻案漢書孔光傳光典樞機十餘年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

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曰它語其不泄如是佞
倖傳董賢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
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問既下車
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雖是權與入主作矣 唐書
韋執誼傳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罷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
下平章政事憲宗受內禪流叔文斥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執誼未貶時
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官諸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撤去及為相
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四

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浮山集十卷朱仲并撰并字彌性江都人周必大平園集有所作并集序稱并以紹興壬子擢進士甲寅以丞相朱勝非論薦改京秋尋補外去丁巳復以張浚薦召至闕為察檜所阻改倅京口自是間退者二十年孝宗卽位擢光祿丞出知蘄州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日以張秦之勢伐弱韓璧猶磨蕭斧以伐朝菌也李泰伯詠孔光云王莽欲為先與草薶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聞事却對妻孥不肯言與文潛詩同意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卽得對成帝時言路猶

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

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元圻案顏語陽

秋載宋子京一絕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漢死危言動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似更蘊藉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逮絕唱

寡和也

元圻案黃氏日抄六十三讀曾子固文集五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為對厚齋蓋不以為然也故云爾

陽公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作也詩在文忠集古詩二南豐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詩在元豐類稿八歌行中又卷二有遊麻姑山詩亦七言古

其年曾公集其詩自杜
勝家初集詩以成其子
宋永祥為至平南府守
周如重惜不刊其地

度後度山為殊絕
作集六六有存耳

用史讀或不可解直是
不直此詩下為唐詩也
而史記文廣詩意亦可
愛一徑至此然不取為真
語也此詩多誤

非厚齋所指 石林詩話記歐公語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准太白能之
王直方詩話郭功父過海聖俞為誦永叔廬山高詩聖俞擊節歎賞曰使
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一句

唐子西

湖上詩

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

何云以詩論總不佳

本於李

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

此二句揚誠齋詩話取之

朱新仲

無人馬為二對飲月成三

何云上句出沈慶之傳○今本蕩山集此詩已佚

本於

秦少游

寧浦

身與杖藜為二影將明月成三

案淮海集作對月和影成

三誤也當據此正之○何云馬為二月成

三作對仍不類唐人必無是也秦句勝

陸務觀

自東涇度小嶺間有地可卜菴喜而有賦

誰其云者兩黃鵠

何云添其字

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

仲

東津送方務德詩

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

此二

一句後村詩話取之

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

橋務觀用之程致道

俱

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

全木鴈中

何云句太板○此程致道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也見北山集卷十鄭虎臣吳郡文粹亦載其全篇

敖器之孫用之

元圻案江湖集有敖器之雁翁集二卷不載用程致道和馬木鴈之句蓋已佚矣唐子西集二十

四卷

四庫書著錄子西名庾眉山

劉後村詩話子西詩文皆高其出

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

晁氏讀書志李誠之集三卷李師中字

誠之唐子方貶春州誠之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朱翌新仲潛山集三卷

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

遊殿田間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李太白

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隙

大陂郡以爲饒方進爲相奏罷之王莽時常楷早鄉中追怨謫曰壤陂誰霍

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復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張衡詩美人贈我

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又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三秦記

長安正南名秦嶺谷名子午杜子美元都壇歌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

結茅屋

一統志鎮江丁卯橋在府城南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

因水洞奏請立疎用丁卯日後人建橋遂名唐許渾築別業於橋側有夜歸

丁卯橋村舍詩

韓退之招揚之罌詩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

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踴入廐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

不死千丈日以至馬悲能還樂振迅於鞍轡之杲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

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杲歸失得柏與馬之杲別我去計出柏馬下後

之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東坡作詩爲之銘莊子外篇山木莊子行於山

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三十八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登子綏焉而烹之登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屬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放器之名陶孫長樂人有麗翁集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器之題詩于三元樓壁落句云九泉若遇韓忠獻休道如今有末孫捕者至易服而免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朱新仲名翌相鄉人政和進士周益公為作集序以比杜牧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

芸叟晚作樂府百餘篇白序

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

原注未幾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

何云高適五十始為詩又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東坡教也又云山谷與秦少章云三十年來學上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為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議矣○元圻案宋徐度却掃編中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鵬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書錄解題別集類纂集三十卷右正言陽翟崔鵬撰鵬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家治國號婆娑靖康初召為諫官力論鵬罪之罪忽得聲疾卒隋李謏上隋高祖書曰閭里童昏貴遊總弁未幾六甲先製五言

曾文昭公

全云肇字子開

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

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閣出兩龔謂

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

布

作恐誤

元圻案

之弟治平四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籍貶濮州團練副使紹興初追諡文昭宋史有傳著曲阜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呂若仁童蒙訓上龔殿浣彥和次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僉判濮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藏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兩句云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紹聖中彥和為御史大壯力勸其兄早退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曾子宣子開先後知濮州呂氏蓋因此而誤東都事略龔夫傳夫濮州人呂氏謂夫僉判濮州亦恐未確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又何武傳武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徐師川

全云名俯山谷場

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

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

何云

之句為人所傳

此詞見北山集中

朱文公語錄云師川遊廬山遇宦者鄭諶與之詩

後村

關按劉克莊號

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

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脰緣詩瘦早棄魚須伴

我聞本然居士豈即鄭謚歟

原注魚須笏也何云與鄭謚詩云平生不善劉黃策色色門

中皆有人朱子云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焉又云師川得至兩府亦嫌其不污郭昌偽命其父又死事耳當時士大夫持論亦似刻全云
中興聖政記紹興七年四月戊戌御批鄭港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相曰昨召用徐師外議謂港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據黃庭堅文集有云徐玘者後因胡直孫薦俯自代朕問之知其為人今港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則師川之謗高宗已自辨之矣又云揮塵錄紹興十四年以徐玘提點浙西刑獄玘者秦檜之中表而俯族弟也時俯已卒檜知上眷俯未衰乃曰徐俯身後俗傳可憐有弟玘能嗣俯業願陛下用之故有是命其後至貳卿然則師川之謗結主知不由港薦明矣又云思陵好山谷詩而師川在山谷諸甥中最有名故用之不以其父死事及師川之不污偽命也當時不污偽命者尚有喻汝礪亦竟不用至死事之孤淪落更多何氏之說非也○元圻案著錄解題詩集類東湖集三卷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禧之子亦魯直諸甥也思陵以黃庭堅故召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而一時或言其由中人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乎否耶然俯在位亦不聞有所建明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

惟一人

此二句後村詩話續集取之

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

凜然義動單于府

何云府字用不得此西漢人不得如後來有單于府也

不知出此肯

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

問按後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

從其俗

何云昭君只當請其淪落無容更求備也欲淪高而至不近情文章所飛又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有求歸事未深諒其曲折豈不蒙冤哉

程易田云新仲詩正是藍本後漢書觀詩中一肯字言勅令從俗即肯隨之也○元圻案昭君詩今本潛山集佚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逕誰從陶靖節重

陽惟有傅延年

原注前未有用者何云句法卻不佳○元圻案此詩今本佚

梁文靖公原注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澀

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

何云偶然耳然

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何云村俗有之○元圻案楊文公談苑王會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蒙正云而今未

問和羹事日向百花頭上開呂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葉石林燕語亦載此事以為王沂公以行卷見薛簡肅梅獨詩話梁郊公克家未第時為湖州揭陽宰館客寓縣治東齋前有梅一株忽於九月中盛開邑人珠以為異公賦詩云云明年廷對魁天下孝宗朝拜相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孝宗朝拜右丞相封儀國公諡文靖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

於半山 開按半山王安石號 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元圻案誠齋江湖集自序云予少作

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半山及唐人者也又周溪集自序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鳴綠水

波東酒傾一斗為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 原注羊鼻公謂魏鄭

公見龍城錄○元圻案唐書馬周傳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忽然獨酌眾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家臣馬周教臣言之帝召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岑文本

曰馬君爲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魏徵傳遼東之役高麗誅賜犯陳李
靖等力戰破之軍還慨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卽召其家列行在陽勞
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又東夷傳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名曰
鴨綠江 龍城錄劉至相忠言藻論贊襄萬機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
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片每食之欣然稱
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
已盡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

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全云張武子名良臣號雪隱又云此朱瀟山語非雪隱語

山則本之景迂○元圻案樓瑜攻媿集書張武子詩集後曰武子拱人也家
于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
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於前乃拾
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譴類此劉應時良佐寄張武子詩云霽月耿
東南流光淨如洗幽人懷夜光掬水弄清此春雲多態度蒸蘊出山麓舒卷
無定蹤形容勢遠目可人古錦囊多乎斯二者造物發天藏筆端妙陶冶其
平生高致可以想見 尉益公張良臣雪隱集序曰襄邑張良臣字武子家
於四明擢隆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他人朱紫君因青衫
他人鍾鼎君樂簞瓢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謂宜掌故六
曹弼致館學而君病不可爲又曰君之弟堯臣亦工詩 景迂生集卷四黃

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沒盡者常以背盡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
感之賦三詩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難龍鼉汝欲澄清力
幾多官家費盡水能幾萬夫政待汝荷遠天上行河鵲以填可消汝沒髡其
嶺虛名覈何常休談汝在梁右淘河漫盡復漫盡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團
啄不解禿僂魚薄淺幸有脫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饒腸倚暮烟慚愧信
天緣右沒盡信天緣何爲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開口不敢仰待魚落味急下
喝大魚變化小魚點誰肯致命於爾前皇天日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強求
索豈不縱沒盡右信天緣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

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

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

使黃河清等是世閒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

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元圻案文忠此詩題曰題隱者蘇翁事迹此條

首數語卽本詩小序也又自注云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自爲者故云
宋劉子昂蘇雲卿傳曰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室獨居人稱
曰蘇翁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後爲相湯豫章帥及諸致之帥酒密物色獨
有灌園蘇公無雲卿也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其園翁遲鋤不顧進揖之

入室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富識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
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固出書幣
請共載終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荷戶闔然竟不知所終張世南
游宦紀聞載宋自道記蘇翁本未其詞略同蘇翁還張魏公書幣題詩蔬
圃壁間云多年別作一番風誰料聲名達帝聰自有時人求富貴莫將富貴
汙蘇公

南塘

閩按南塘趙汝談號

挽趙忠定公

汝

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

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

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

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元圻案慶元黨禁寧宗慶元元年十一月御史胡紘奏趙汝愚唱引僞徒深為

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朱子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敷
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迭迭諫以為必至買禍不聽蔡元
定請以善決之遇遜之同人朱子默然取妻稿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句
休致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蓋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冤
之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元
時為之註釋騷以寄意焉趙汝談字履常號南塘太宗八世孫

孫燭湖

閩按燭湖名應時餘姓孫氏祖之

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

二詩亦未甚佳
前詩佳者先上
杜少陵國試三
次

蘇漢可案

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須魚雁到桐

江又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

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何云詩不工○元圻案後漢書逸民嚴光傳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曰君房足下位至卿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臨其館光臥不起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注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又陳寔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寔子紀紀子羣為魏司空朱子答孫季和書云子陵仲弓二絕甚佳嘗觀荀淑能諷刺梁氏而爽已不敢作董卓至漢遂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人家祖父壁立千仞似子孫猶自東來西況況太邱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為賊佐命亦何足怪哉孫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從學朱子之門有燭湖集二十二卷四庫全書著錄

平園

周益公號

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生白殺青皆佳對

何云

皆不工○元圻案周益公省齋文稿二送湯相守紹興詩漢闕蕭居守周興
畢保隆安危元注相中外自隨宜憶昨生戎馬誰知死佛狸天其永我命王
乃大巡師云云王荆公和楊樂道見寄詩發將滿架書新繕生白富廳室
久虛李壁注劉向戰國策字曰皆定以殺青書書可繕寫列子釋文謂汗簡
刮去青皮也應劭風俗通殺青作簡書之新竹有汗後皆蒼故作簡者於火
上炙乾之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攸止老子道德經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
馬生于郊杜詩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朱書七十四城質傳質答魏
太武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元
韻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甯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
佛狸魏太武小字元張兩題孫叔明雪齋詩云生白定知虛室妙殺青唯
積古書多本於荆公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玉

汝金吾之對

何云惡對○元圻案魏鶴山李微之心傳聞其弟貴之
道傳西歸以詩送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第二

首云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想見江西兩廣使天涯顛顛髮成
翁目注云併讀真景元也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世傳不達韓玉汝有應聲

對曰可怕李金吾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為名字不始於韓容齋隨筆韓莊
敬公稱字玉汝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傳劫羅

御史孫玉汝蓋其人也全唐文載孫玉汝金機賦一篇漢書百官公卿
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三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注金吾鳥名主辟不祥

營

溪漁隱叢話東坡云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云寧逢乳虎莫逢韓王汝孫臨善滑稽尤善對或曰不逢韓王汝當以何對縝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杜詩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

語出東方朔神異經

閻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元圻案林和靖寄玉梁施道士

詩子雲遺構住丹房天鼓時聞數叩霜真景截波尋鐵柱怪書披月看銅牆唐陸羽甫里集六四明山詩序曰謝遺農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予來語不及世務且曰吾得於王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僊中書探海岳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雖銅牆鬼炊虎獄劍餌無不窮也神異經中荒經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為牆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戶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火青色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

穎公寇萊公事

閻按龐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富宰相圖史富貴生何不載閻云不如云論貧富說有無何又云辨字

拙然對甚的集證吳處厚書籍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公為郡僚龐常有疾文莊親臨之曰異三管為貧宰相亦有年壽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元圻案孔平仲續世說曰寇萊公出入將相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洪舜俞名各襲於潛人嘉定元年進士理

秘府有書在
存不世用之
尤可感

宗朝累官刑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諡忠文有平齋集三十二卷 四庫全書著錄

本朝絕句有泱泱鄭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

又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元圻案王荆公嘲叔

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綽菴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李壁注或云此詩宋景文作

演蕃露云搏黍爲鷩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註也

緇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錄

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

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

狄梁公事爲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元圻案演蕃露六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意于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搏黍問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爲之據也補衡在黃祖坐上黍膳至

衡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設此卽博黍也或見博八或以爲搏
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漢漢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
鷺對鷺也但不知搏黍之爲黃鷺何出耳詩葛覃註黃鳥搏黍也正義曰
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流亦云搏黍陸璣疏云
黃鳥黃鷺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鷺一名倉庚一名鷺黃一名
楚雀齊人謂之搏黍演繁露三湘紫雜記靖康閒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
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
曰爲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
記之難按黃朝俊今本細素雜記作朝英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四前輩稱
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閒桑榆事見淮南子至
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傑薦張柬之袁恕己
桓彥範崔元帥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州縣官拔至顯位以爲五公一代之
盛桃李也又談薊王治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亭有種平侯不佞亦相
公一株桃李也通鑑載仁傑事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
國非爲私也又唐人詩譏李德裕曰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莢菜楊
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用桃李事者多矣竊謂事之
所本其來自古非起於唐按韓詩外傳云子質事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
主曰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
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
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又說苑復恩篇簡子謂陽貨曰夫樹桃李者夏
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桃李事當本于此四
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靖康細素雜記十卷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

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祇有九十事 書錄
解題小說家類能改齋謄錄十三卷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曾虎臣撰

方言 三 斟益也 案郭璞注言斟酌益之 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

或謂之何斟 注云言雖少損無所益也 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

年病不斟 詩見卷十七 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爲不禁 何云此本李孟

傳書方言後○孟傳字文授上虞人李光子宋史有傳 韋元成傳五世壙僚 全云卽壙僚 言五

世無官也 韋元成傳註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也壙僚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

湯世壙僚委社于後 此成公代其父倉部公作也銘曰湯世壙僚委社於後徂相我初內德之茂 而

葵本改爲曠遶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 東坡作皇太后闕春帖子詞曰

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偶然 出老杜臘日詩 翠管銀罌下九香 而

注者改爲銀鈎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

也 元圻案李孟傳方言後序曰曾文清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青際銅魚使記

我今年病不辭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鈔版輒誤作病不禁北史邢
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鄴人有書甚多而不甚營校見人校書常笑曰天下書
至死讀不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道呂本中字居仁嘗春人
徙婺州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宣和中爲樞密院編修紹興初特賜
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薇省故稱紫薇舍人著東萊詩集二十卷四
庫全書著錄曾幾字吉甫贛人徙居河南官浙西提刑忤秦檜去僑寓上
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諡文清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

案今本東萊詩集不載此詩

又云

何知若人曾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

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游出漢書田叔傳又

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

開按漢書帝紀無此語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二月隕霜

集證按

傷麥稼秋罷師古註曰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元圻案呂東萊詩集卷三與才仲弟相別于白沙東門之外悵然久之因成八詩奉寄其第三首云盛欲與子談乃復爲此別忽忽得餘歡把酒到耳熱人生不如意肝胆有楚越何知若人曾中有積立鐵又卷十四春日紀事第二首云自開股報離揚州準擬春來大出游所恨溪山最佳處不容老子便歸休又卷七去年試院中作詩云云今年復入試再次前韻誰令君作官衮衮薄書下誰令君不

學陷穽乃欲跨縹緲北窗翫斯人益多暇田疇望家遠日月已秋罷尚蒙諸公憐未至官長罵何時歸來乎更作一段畫漢書田叔傳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曰故不大出游

趙紫芝

閻按紫芝名師秀爲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秋夜偶書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

學元暉詩變有唐風

閻按下句本唐庚語謝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然之趣亦

何云唐子西云三

少城漸有唐風矣紫芝詩本其語○元圻案紫芝宋太祖八世孫紹熙庚戌進士著天樂堂清苑齋集唐子西語見書三謝詩後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

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

頽頽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

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

何云田葦字

不可忘

原注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

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黑姓氏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處劾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虞錫官全云只謂原本作只爲爲是又云宗禮繫齋弟子○元圻案東坡雪堂記曰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雪中爲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時東坡謫居黃州名勝

志道鄉臺在嶽麓山宋鄧浩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溫益下逐客令風雨
夜渡湘江張拭為浩築臺朱子刻石曰道鄉陳振孫曰川書字承君樞密
況之姪也與鄧道鄉善鄧之貶書口題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
也齊東野語四庭堅富沙人初名公筠以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
之遂易名為玠殿試第三人年六七歲時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
香識者知其不承為浩大誌其墓庭堅有紫巖集今佚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闕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

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

何云東坡詩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邱

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

見沫之星

何云月闕共搏見太元

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

之收

元所案此下似有佚文後漢書馮異傳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

士吏勞苦始雖垂翅迴鄉終能奮翼電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吳吉甫仕履未詳厲樊榭宋詩紀事據此條載其詩四句

湯伯紀

闕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殿學士諡文清

自做云春秋責備賢者

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閻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為少卿與王氏居隣湯夕過從王氏論關洛濂閩

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闢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聞士甚多惟伯厚前為真儒使真文忠在願同居弟子列會湯年鑒力引去遂薦王於朝云 全云深寧蓋以自歎

薛士龍

詩三

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何云偷

此等語工而無味即自己此尚非佳處 方橫山云余嘗有詩云觸角觸蠻爭左右鴻溝楚漢東西○元圻案莊子則陽篇戴晉人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唐李公佐南柯記記東平淳于芬夢中就婚於槐安國出為南柯太守征植蘇國事皆寓言也 王介甫讀蜀志詩云十載分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雁湖注云亦蠻觸之意東坡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詩左角看波楚南柯聞長滕

徐淵子

全云徐淵子亦四靈之一

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

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

子春秋

原注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元圻案晏子春秋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壯而示之 葉水心徐道暉蓀

誌曰徐熙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有詩數百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惜其不尙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城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徐淵子名似道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權直院遷秘書少監終提點江西刑獄其人在四靈之前謝山蓋誤以徐文淵爲徐淵子也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何

意自佳但恐與上文難膠附○元圻案老學菴筆記任元受名盡言張建公作都督欲聘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獲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陳直齋曰盡言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官申先之子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
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
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
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世之資

與陳圖南侔

元圻案呂本中紫微詩話以爲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送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

翁救病身我亦有月君信否川時還解詩斯民與此條不同宋詩紀事二十七龔原字深之有贈王荃七言絕句序云荃字子真富鄭公客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左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矣此作冲熙未知孰是今畫屢集不載王荃功行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

云爲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

此詩全篇已佚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何云此亦自喻也全云郭恕先歷仕諸

朝非一行傳中人物也深寧特有慨於仕元之徒耳末劫歸佛遂爲近日虞山口云○元圻案東坡郭忠恕畫像敘曰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除國子監主簿益縱酒肆言時政語聞流登州宣和盡諸忠恕作策謀凌轅晉魏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後閱數歲與陳搏會于華山而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元圻案朱子撰楚辭集注又判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爲楚辭後語自爲之序曰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文姬之僑耳今皆取之豈不以文姬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離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東都事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爲人有智數少舉進士神宗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指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浮溪

閩按浮溪汪藻號

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令曰若官蝦蟇

可給廩

原注晉書無此語集證水經殺水下注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聞蝦蟇聲問人爲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充對曰在官

地爲官蝦蟇墓在私地爲私蝦蟇墓令曰若是官蝦蟇可給廩○元圻案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四庫全書著錄此詩題目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旣攻我馬旣

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鰕何以貫之維以
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爲
逸詩誤矣

原注見致堂論語說 全云張氏名舜民新平人其說
謬甚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
今按韋集有顧況奉同郡齊雨中宴集詩云好鳥
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坐分兩楹文
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
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
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

天京

何云韓孟聯句孟便類韓韋顧唱酬顧便類韋古人無體不學所向
如意然各自成家不肯雷同也時翁拘于一偏伸此抑彼耳○元拆

案唐顧況字通翁海鹽人至德二年進上德宗時官著作郎貶饒州司戶參
軍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真逸著華陽集四庫全書著錄

程可久原注沙自題明怡齋案陶靖節歸去來辭明庭何以怡顏義取於此云乞得膠

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

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等頻到枕屏

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

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漢書楊雄傳時

有好事者戲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惟高適何云陋語又云適位不

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閩按徐謂陳按陳謂簡韓

按韓謂子呂按呂謂居仁名本中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

從官按三當作四何其盛也何云高適官不達於山谷乎無論蘇李

合孤楚非宰相乎白居易劉禹錫非尚書平韓愈非侍郎乎薛能非節鎮乎

此詩與融韓偓非學士乎章莊徐鉉顯於一隅又無論矣方樸山云達者

唐書高適傳高適字公不可勝數即翼知章至亦清班也○元圻案唐書高適傳字達天滄州渤海人舉有道科中第官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年五十始為詩即工 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二舊史言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唐世能詩之達者甚衆何必高適豈待之在甫白郊島之間耶 舊唐書高適傳末言唐詩人達者唯高適

山谷

胡逸老致虛菴

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全云其說甚淺深寧或有感而言○元圻案王鞏甲申雜記曰庚寅歲湖州孔目官

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子服服為從官 真西山跋曹唐弼通濟公肩記曰太史黃公之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云云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曹君堯谷即其家立庠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酒年饑則發以糴量必寬價必平全活者甚衆其子錫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紹定二年冬盜發隣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糴以惠鄉里相戒勿犯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觀此二事施濟之報理有必然

少陵

夔州歌

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

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

案杜詩箋引此條此句下有東屯之

有言此者... 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 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東詩云少陵別業古東... 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 是君恩原注東屯有青苗坡○元圻案祝穆方輿勝覽東屯有青苗坡杜詩云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又云東屯復瀼西一種佳青溪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為蜀第一云云與此條略同

田可百許
頃入字 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

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東詩云少陵別業古東

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

是君恩原注東屯有青苗坡○元圻案祝穆方輿勝覽東屯有青苗坡杜詩云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又云東屯復瀼西一種佳青溪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為蜀第一云云與此條略同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

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

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上蔡論語此

之謂心遠何云此豈可以說詩方樸山云朱子取上蔡語以註詩訖誤定命二句全云若以杜詩言則上蔡所云皆備之但陶

詩心遠二字則不如此耳何說亦未得要領也○元圻案真西山跋龔樹少

仙全氏心遠室記曰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

告云云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遠尋丈所志不過鋒刀焉足以語此

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宋正甫和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元

案真西山跋此詩云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劉元城先生語錄曰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錢氏養新錄曰正甫府里未詳按真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即正甫否當攷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

見書

元圻案風俗通義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閭頽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銅虎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戶門上書二名以禦凶鬼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謂之仙木百鬼所畏陸放翁晚年歲暮書懷云嚴寒例謝常來客老病猶貪未見書

葛魯卿

名勝仲

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

山

元圻案方言後附錄劉歆與揚雄取方言書雄答書曰雄言辭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荷之以成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令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云云容齋三筆極辨此書之僞班嗣事見漢書敘傳藝文類聚隱逸類載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貴仁義之義糾繫聲名之羅縲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轡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

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頌憶昔升平淚成

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

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

原注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歷松牕有道經故人

為杜史為我數階賃○元圻案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曰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瀕歷朱希真作小盡行云云與夫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

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請致其事上改容而許之周益公二老

堂詩話上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賜出身歷館職郎官出為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為副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詩遂落致仕除

鴻臚少卿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蒼蒼希真嘗有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頗段帶疎

狂會批給露支風教恩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看眼看侯王王

搜金闕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賸炙人口故以此譏之希真著有嚴

山谷

和楊

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

何云公行子章

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何云荆公詩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山谷龍眠操云金石分水波顧軒詩云

金石不隨波又云李義山爲渤海公舉人自代狀稟松筠四序之榮包金石一定之調唐人已用之又云李諤自謂樂器又云吾家仲言別沈助教云道遠若波瀾人生異金石又在唐人之先方樸山云孟子注趙岐章指此注唯宋槩本有之今注疏無○元圻案宋槩本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章趙氏章指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有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

間按洪邁號

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間會有葛三來

葛三事出太平廣記

原注葛仙公第三子

何云此之謂點鬼

錄曰晉州蕭刺史至忠將以臘日畋遊有樵者於霍山見一老麋哀請黃冠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異二起風仰蕭君不復獵矣太平廣記三十九載原化記曰大歷中初鍾陵客崔希真見一老人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獻松花酒老父取一丸藥投酒中則頗甘美老父於帷幄前所挂素上如有所食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至江蘆洲中見一船舫中數人狀貌皆奇而樵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通於伊人歸視幄中得圖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葉笈後將圖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宋史藝文志載洪邁野處張縵一百四卷續野錄三卷而陳氏書錄載野處類稿二卷云全集未見則當時傳播已稀

王逢原

宋蓮示王聖美爲子明

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

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

間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

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

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

退之有感二鳥賦

符讀書之

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

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

陋也

何云亦隨其子之高下而語之耳王朱之論吾所不取須觀公鎮州事全云昌黎固不以此貶其大概然此等責備之語亦不可不存

何氏只知偏袒韓公耳又云王荆公頗不服退之而與逢原甚契觀此詩知其意見議論之合矣方僕山云論高而不切事情又云禮學記云齊雅肆

三官其始也鄭注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此正韓子符讀書城南之義○元折案鄧志宏文集十九跋陳了翁書鄧堯夫誠子文曰昔韓愈氏示符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方以陳邵過庭之訓毋乃相萬乎黃山谷嘗書退之符讀書城南詩跋其後

曰或謂韓公常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誣之以富貴榮顯治翁曰熙寧元
豐之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獎勵之功異
趨而同歸也王令廣陵人初字欽美後王莘字之曰逢原王荆公以其妻
吳氏之妹妻之著廣陵集四庫全書著錄皇甫湜退之墓誌王庭湊反
固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謀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懷縮先生勇行元稹
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
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懼汗伏地乃出元翼李習之作韓昌黎行狀曰鎮州
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旣行衆皆
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
有受君命而留滯自顧遂疾驅入庭湊殿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
於庭旣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
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
僞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而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
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特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
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
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
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
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第
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雖十七亦仗節皆三軍
耳所聞也衆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及
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譏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

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卽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

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

駟鐵胡爲而收之也

何云騷語不容作詩者生一波頭耶○元圻案老學菴筆記曰胡基仲嘗言退之石

鼓歌義之俗書迺後媚狂肆甚矣子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三雅禍迫無委蛇其言義之俗書未可駭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

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

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

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

賢哉

全云四明慶歷五先生曰大隱楊先生道石臺杜先生薛西湖樓先生邵鄧江王先生致鄧江猶子桃源先生說也荆公令鄧時皆所傳

禮其講學在灤洛未起之先亦泰山安定徂徠之流亞也○元圻案荆公傷
杜醇詩李璧注曰公爲鄆縣常有書請醇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起人問其
安否公厚醇如此其退之所稱董召南之流乎讀公詩可想見其人 弔王
致詩曰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種下收遺棄稚子松間拾
隨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饒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雨水東西不可
招

唐子西

全云庚

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

天子爲宅家通鑑

唐昭宗乾寧四年

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

王呼曰宅家救兒

唐昭宗光化三年

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

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元圻案蔡邕獨斷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

家故稱天家又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 晉書五行志義熙初童謠曰官家
養蠶化成狀蘆生不止自成積 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
官家 資暇錄官家又稱宅家言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 唐子西內前行
爲張商英入相而作也子西嘗受知於商英故云然

文宋瑞指南錄爲或人賦云

何云此詩殆謂留夢炎

悠悠成敗百年

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

付西風

何云西風疑作先風又云非也西有先音故借對

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

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眞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原注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 閻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卽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 集說按文天祥紀年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遺字之曰宋瑞蔣正子山房隨筆曰三衢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文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爲尚書文山繼登第丁父憂仕途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同功患難中倚之爲重雖名爲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壺秋詩云嚼雪蘇卿受苦辛庾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歎歸而免○元圻案顏師古匡繆正俗八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桂黼黻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颺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爲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載何夢桂送留夢炎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細夢覺功名系一炊鍾子未甘南棹改轅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裏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蔬未死青衫留得裏遺屍夢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元年進士爲夢炎所取士此詩亦王炎午生祭文文山意文山大節千古中齋之富貴眞系一炊矣 文文山有指南吟嘯等集

翁與可上徐直翁

清叟

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

迺翁知

閩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元所案蘇子由龍川別志曰慶歷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使人

迎勞且厚遣之海去不為暴富卿公欲誅仲約范公曰高郵無兵與械戮之恐非法意仁宗從之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難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及二公蹟不自安范出撫陝西富出按河北范因自乞守邊富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末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遠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亟獻訓亦載此事姚仲約作晁仲約邵伯溫聞見前錄王晉公祐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博官議時博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志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言直貶護國行軍司馬某州安置太宗卽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徐清叟字直翁浦城人嘉定七年進士理宗朝叅知政事諡忠簡

鄭得言

原注係馬氏校云鄭得言元板作鄭德言

爲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

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艮翁

原注

爲詩餞之曰諸生

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何云宋人句法然博士切事也全云此本荆公詩

跨馬時適官長罵登堂早被學生嘲然俱宋人句法○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杜少陵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遺官長罵福建通志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端平二年進士除大學博士遷諸王宮教授丁大全當執丑父忤其意遂罷于祠

柳文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

書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先君子嘗爲投筆詩

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開按王氏與弟應鳳同日生少稟家學父爲性

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盡燭爲期少緩輒怒呵之由是兄弟文並敏疾全云王温州撫以不附史嵩之而罷卽深寧父也理宗嘗御書汲古傳忠及竹林二字賜之○元圻案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班超傳超家貧爲官傭書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窮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

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

功名

元圻案鄧志宏耕欄集二十五詩評或人問詩於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云云平易之過如抄錄張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罔人怪誕之過有類乞句道人作飛仙無根語說功名之過如諂諛卦影詩不說青紫則必說旌麾此尤可羞也

男忠錫孫

孝濬校字